

Pup.

新生

創刊号



本刊宗旨：促進文藝・充實生活・提高認識

M.C. (P) 4267
南大中國語文學會

新生季刊創刊号

创刊词.....编辑部.....1

生活通訊

初次北上话民情.....林 昉.....3

評 論

重读“向洗星海学习”.....武 芒.....6

杂谈影片“摘苹果的时候”.....向.....10

哲 學

孟子“有为神农之言者章”的批判.....芝草大夫.....8

歷 史

学历史，谈历史.....史 愚.....12

冷風熱雨

云南园夜语.....钱 途.....18

天 问.....鬼 瞰.....18

大学? 大学生?.....冰 阳.....18

卜 居.....银 针.....19

詩 歌

大青松之歌.....常 人.....2

歪 风.....赤 道.....9

椰 树.....湖 边 草.....9

让绿洲突现在沙漠.....之 棣.....9

罪恶的凶手.....青 心.....13

石山的故事（叙事诗）.....横 戈.....14

我的曾祖母壹佰岁（叙事诗）.....红 木.....16

金 鱼.....錦 岩.....28

渔港杂事诗（叙事诗）.....陈 霜 月.....29

散文·雜文

骤雨的季节（外一章）.....千 灿.....13

从自由谈起.....子 钊.....23

陋巷之春.....吴 敌.....24

灯下漫笔.....弧 矢.....25

小 說

天堂人间（故事新编）.....本 穴.....22

家.....曹 屏.....26

遇.....冰 凌 花.....28

戲 劇

花边新闻（讽刺广播剧）.....高 义 展.....30

其 他

寓 言.....戈.....25

新水墨画介绍.....编 辑 部.....20

新生稿约.....编 辑 部.....34

编辑者：新生编委会
出版者：南大中国语文学会
承印者：K.T. Publishing House.
出版日期：一九七二年三月
定 价：每本叻币三角

創刊詞

中国语文学会办刊物，这不是头一次。在千呼万唤、久盼渴求下，「新生」，終於创刊了。

「新生」的创刊，正是在七十年代的第三个年头，也是辛亥年结束壬子年开始的时候。在这个迎春佳节，「新生」，也负着「送旧迎新」的使命。

「新生」，要为读者送来春暖、涌放春华。

春天，毕竟是要取代肃杀的严冬。在这个终年是夏的地区里，这么说，或许有点失去地理意义。但是，当我们环顾周遭的社会：不是有许多「冬」的气息？不是有许多冬眠的现状？秋，已经够人瑟缩了，冬的冷酷，不是更显出萧条一片？我们又怎不期待春临大地、鲜花并开呢？

在阴霾笼罩下的文艺，是不是春前的冬的小景？

自然界的递嬗，也是现实社会发展的借镜。从来，「新陈代谢」是生物衍生的不灭定律。我们不是生物学家，但我们了解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人们尤其厌弃陈腐的事物，向往新生事物的到来。只有挖去了腐烂的坏血的细胞，才能希望新的、生的、活的细胞滋长出来。

大学，是社会的一个成员。大学生，是社会的一小份子。大学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什么可优越、可炫耀，就像大机器里的小螺丝钉一样，他们并不超然或特殊。相反的，他们是平凡的。只有卸下知识份子自负的包袱，才能踏实地为社会尽点棉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信念，在漆黑的暗夜里，尤其要坚持。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文艺，不是象牙塔里的孤鸣或高唱。因此，它会令人摸到时代的脉搏，闻到社会的气息，引起读者的共鸣。也因此，文艺，不仅要暴露社会的黑暗，更要指出产生黑暗的根源，揭发生活的本质，提高人们对现实的认识，从而追寻新生的道路。「新生」的宗旨：「促进文艺、充实生活、提高认识」，是基於这个愿望而订下的。

我们都是初生之犊，学识肤浅。我们缺乏经验，在摸索中求进步。希望大家多多批评、多多指正，以使「新生」从幼稚而茁壮成长。



大青松之歌

· 常人 ·

在那绿色的山岗上，
挺立着一棵棵大青松。
高高的枝幹，
密密的针叶，
象征着在暴风雨中的顽强。

是一段刮风下雨的日子，
人们种下了绿色的幼苗。
但不是为了遮荫点缀，
而是要让根鬚深深紮在土里；
让山岗能够经风历雨，
巍然不倒。

小松树終於长大，
紧紧地依偎着山岗。
每当黑夜降临，
寒星眨着冷笑的眼睛，
虫儿唧喳吐着梦呓，
冷风嘶叫着凄厉的声音，
它们憎恨这失去阳光的大青松，
怎么会坚强得一步也不移动。

大青松，
不屑於这一切嘲讽骂叫。
挺起胸膛，抬头纵望，
在那山坡下，篱笆旁，
一点点的子夜流萤，
划破了黑暗的脸孔。
流萤虽小，
也要把亮光撒在无人的草丛；
黑暗，算得了什么？
这点点滴滴的亮光，
勾唤起无限的希望。
大青松，
立刻奋起巨大的手臂，
捲起呼啸的浪涛。

狂风暴雨来了，
雷声隆隆，
电光闪闪，
雷电撕扯着山岗，

泥水扼窒了草木。
风雨是一头疯狂的野兽，
嗥吼着扑向山岗。

大青松，
像一个个顶天立地的巨人。
脚不软，心不跳，
挽起铁一样的臂膀，
紧紧依偎着山岗。

风雨偃息了下来，
满山躺着受摧残的小草。
黑暗又偷偷爬了出来，
露出黑黝黝的脸在笑；
刨根的野鼠，
筑窝的虫蚁，
争着抬走了根根的针叶。

黑暗一定会过去，
曙光一定会来到。
大青松，
忘不了流萤的亮光，
忘不了身上的创伤，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大青松；
挺直胸膛，
像一支支绿色的剑。
晨风送来了浑身力劲，
大青松，
擎起绿色的剑，
劈开了低垂的天幕。
一阵耀眼光芒，
金色的太阳，
弹落在青色的山岗上，
迎风跳跃。

阳光带来了温暖，
小草甦醒了，
晶莹的露珠，
滋润了新生的力量。
看哪！
云在笑，

天也在笑；
太阳镀上漫天金光，
山岗穿上了金甲。

金光闪闪，
撒在山岗上；
闪闪金光，
也撒在裕廊河。
裕廊河畔，
看不到娇弱的相思树，
只见红树林浸在苦鹹的水里。
大青松，
站得高，看得远，
太阳的无私，
激起了阵阵热情。

热情飞到裕廊河畔，
裕廊河殷望着山岗。
大青松，
挺立得更坚强，
像一支支绿色的笔。
唱支歌吧；
蘸着湖水，
在青天里写出热烈关怀；
唱支歌吧，
蘸着裕廊河水，
在青天里写下血汗辛酸。
让歌声乘上翅膀，
让心与心相连；
让歌声唱出愿望，
让歌声飞出篱笆网；
让歌声唱出理想；
让歌声传遍四方！





初次上話民情

林芳

十一月廿三日凌晨五时，从家中出发，经过整整八个多钟头的飞驰，终于抵达了这个全马以产铁而闻名的龙运。一路上那驾陆上霸王的马赛地士，始终保持在每小时六十到七十哩的速率。因为马来亚的公路上，车少，人更少，所以汽车都以高速向前飞奔。马来亚东海岸，只有一条公路纵贯南北，所以即使是生路，也绝不会迷路。公路两旁都是一片广大的森林，很少有住家。这种情形，在我们所经过的东海岸数州，都是如此。如果，有朝一日这些原始森林被开闢了，那么马来亚最少还可容纳多好几倍的人口，而不必像现在一样，天天大喊家庭计划。

龙运之所以闻名，在于它是全马产铁最丰富的地方，因此普通地图上都可以轻易地找到它的位置。然而我作梦也想不到，整个龙运，就是由那么狭窄的三几条街所组成。原本还把它当作是一个城镇，可是现在看起来，我们一座政府组屋里的人口，可能就不比它少了。我们花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环绕了它一圈，后来才知道，在马来亚的多数市镇，大抵都是这样的规模。

时常有人问我曾经到过那些地方，我的答案是：惭愧得很，廿多年来，我一向坚守本土，誓死爱国，从来不曾离开过这个方圆二百多哩的小岛。这次一来为了不肯后人，二来也为了实际的需要，在假期中，约了两位友好，到马来亚作了一次远行。与我们同行的是凤，她的老家在龙运，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也就是龙运。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乃求取知识的二大途径，的确不错。读书的一方面，大家都有读，姑且不去谈它，然而在这次短短的五天一千多哩行程中，虽然极尽走马看花之能事，然而也确实令我发现到许多新鲜的事物，特别是远离像新加坡这样大都市的穷乡僻壤地区中的民风习俗，真的令人别具一番亲切感，那种滋味，是从未远离家门的我第一次领略到。

我们三个寄宿在凤的家中。她的父母极为好客，招待我们这些远地而来的客人，无微不至。这不禁令我想起了我们新加坡的人来；如果易地而论，我们现在是从龙运到了新加坡，则我相信，这些山芭佬，在各方面都会感到极大的不方便。可是他们除了供我们三餐之外，还花了很多时间，向我们介绍一些可去的地方，向我们描述那些地方的情形，隆情盛意，使我们深深感激。我想，将来他们如果有机会到新加坡一行，我们也必须照样的给他们一些照顾才对呀！

龙运，一个纯朴洁净的小镇，人民是那么的善良，坦白；在这里，完全看不到大都市恶劣风尚对它的感染。人们的生活，极为简单，朴实；白天劳动，夜晚一到九点，街上就静悄悄地，人们大多数进入梦乡，而留在茶室中的青年人，也寥

寥无几。在新加坡，夜生活此刻正要开始，可是花红酒绿，纸醉金迷，这对龙运的人们来说，是不能理解的。在这里看不到酒吧，就是所谓咖啡座，也完全没有，因为人们很清楚，只要在咖啡店中坐下来，付出一个银角，一杯又香又热的咖啡就可到手，干什么要去那些高雅华贵的咖啡座呢？

当晚我们就在一家咖啡店中聊天。话匣子一打开，从天谈到地，从人谈到鬼，也不知怎么的居然提到了喜屁士问题上来。

「这里可真是一个纯洁的好地方，」老李说：「我根本就看不到一个奇装异服的新潮人物。你看，人家的服装，多朴素呢！」

我们都点头表示赞同，然而作为主人的凤，嘴角却浮泛着一丝浅笑：

「谁说这里没有喜屁士，你们要看吗？」说着，她把眼睛一转，我们回头一看，真的，谁说没有，那不是个如假包换的喜屁士！头髮，比女人的还要长，烫得细细的波纹，可爱极了！衬衫，上头印着掌大的花朵，深黄色的裤子，紧紧地裹着那瘦骨嶙峋的双脚，看起来，讨厌极了！

「你们知道他是谁？」

「谁？」

「我的同学！」凤作了一个鬼脸：「他的父亲是一个警官呢！」

「什么，警官的儿子是这个模样？」老李和我都相当惊奇，然而老蔡却幽默地笑笑说：

「就因为他的父亲是警官，他才会这样，否则他就不会这样！」

我们都作了个会心的微笑。是的，这话确是值得回味的。

南中国海，一片广袤无垠的碧绿，波涛汹涌，不停地拍击着龙运的海岸。站在沙滩上，面向着那一片海水，什么烦恼，什么忧愁都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呵，南中国海，多少人为你而歌唱，多少人为你写下了许多美丽的诗篇。而我们，从来就未曾如此地接近过你……

「呵，伟大的南中国海，她以

她的财富，贡献给人们，让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更加愉快！」这是诗人们的赞语。

是的，伟大是伟大，然而，你可知道，每一年有多少人葬身在它的怀里呵！当每年十月到翌年三月东北季风期间，南中国海上就掀起了滔天巨浪，渔民们都不能出海。海上的波涛，吞蚀了多少人的性命。所以，南中国海，当然给予她的子民以丰富多样的鱼类食物，然而也夺去了他们不少宝贵的生命。陆上，人吃鱼，水里，鱼吃人，然而有谁曾经想到：你饭桌上的那条鲜鱼，就是吃人肉而长大的呢！

呵，伟大的南中国海，为什么你不能永远风平浪静，让你的子孙们享受那美丽的未来？为什么你必须兴波作浪，摧残人生？……此刻，脑中不期然地映出了一幅渔民劳苦的辛酸图：一艘可怜的小舟，在狂风巨浪的蹂躏之下，一会儿翻过来，一会儿又翻过去，看样子随时都会沉入水中。船上的渔民们，正在与暴风雨作垂死的挣扎，他们高呼，他们大叫，他们祈祷，然而一个大浪打过来……几分钟后，海上回复了美丽的微笑，一片宁静，但是什么东西也没有，水面上，波纹荡漾……

我想，类似那些「伟大的南中国海呵，你怎样又怎样呵」的这些话，只能出自诗人的口中，而那终日在海中讨生活的渔民们，对于大海，又是怎样的另一种态度感情呢？我不知道，不能理解，因为我们这些饱读诗书的人们，距离他们毕竟是太远太远了！

十一月廿五日，凤的父亲黎老先生因为患病，需要到五十哩外的瓜拉丁加奴去检查身体。这件事，又引起了我的感慨：马来亚，在整个亚洲来说，不算是一个很落后的地区，然而人们一旦有病，却需要远道到异地求医，那么那些被认为落后的地方，情形又将如何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千奇百怪的事情，层出不穷，许多自称为人民代表的人们，宁可花费千百万元去发展原子弹，却不肯为人民多盖一两间医

院、学校或住屋，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理呵！

从龙运开往吉隆坡的路上，老李、老蔡和我三人僱了一辆由一个巫籍青年所驾驶的汽车。和我们同行的，还有另一位打扮入时的巫籍青年。车经过甘马挽、关丹、甘孟、马兰、淡马鲁，最后我们在文德甲停下来用午餐。在马来亚，吃的方面远远比不上新加坡，而我们这些道地的新加坡种，经过了两天的马来亚化吃法之后，实在有点不习惯，因此在这里就准备吃它个饱，以补偿补偿这两天来的损失。因为宗教上的关系，我们跟那两位马来同胞是分开来吃的。我们在这里，又点菜，又点鱼，又点肉，又百事可乐，又黄梨，可是那两位马来同胞，一杯茶一块麵包，在五分钟内，解决了一顿午餐问题。在我们的饭菜还未完全送上来之前，他们已经吃好，在等我们了。

想起来，又是一阵感慨——老早就听人说过，中国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吃而造成的。我虽然未必同意这种说法，然而由此也足以窥见中国人在吃的方面的过分讲究了。而我们，这些作为中国人后裔的新一代，竟然也如法泡製地继承了这「优良的传统」！在一本记载日军侵马的小书中，有人认为以十万英军而败在三万日军手中的其一原因是，英军在吃苦耐劳这方面，远远地落在日军的后头：进餐时，英军有专车运送白米饭、麵包、火腿、鱼菜、饮料，吃法就如在家中吃团圆饭一样。可是反观日军，一粒饭团半壶水，就是两三天食物。惯于享受的少爷们，能够作出些什么事来呢？然而真真惭愧，我们现在不正在重蹈这复辙么？

直到现在，无可否认的，华族与巫族人之间，多少还存在着相当的隔核，即使是我们这些所谓知识份子，有时虽然口头上讲得很好听，可是在大家的内心深处，对于这问题总是有点儿偏见。这主要的原因是与我们与他们根本就很少接触，所以才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误会，譬如华人常常会在无意间对马

来人的人格作出过低的评价。然而在这次的旅行中，我发觉到有时我们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是可笑的。例如说在德士收费这件事，马来司机一般上就比华人司机老实多了。十一月廿五日，我们从吉隆坡要到福隆港，叫了一辆德士，司机是个华人青年。他的索价是四十元，讨价还价的结果，生意作不成；叫了第二辆，同样是华人司机，也同样要四十元。最后，来了一辆由一个马来青年所驾驶的德士，开口三十元，讲价的结果是廿五元。在对待外国游客这一件事上，我是很不满意于那些把人当「菜头」来大砍的人的作法的，而可惜在我们新加坡，多的正是这一类聪明的人物。

在我们新加坡，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隔膜是相当明显的，可是在马来亚的华巫族杂居的乡村区，这种情形就没有那么严重。例如我们在龙运所看到的就是华人与马来人相处得很好，大家似乎都不注意皮肤的颜色问题。有一天我们从龙运坐汽车到瓜拉丁加奴去，司机是一个马来人，他非常健谈，一路上跟我们聊天。他告诉我们说他本来是一个华人，姓杨，原本是住在新加坡的，后来因为父母相继去世，就隻身跑到马来亚谋生，入了巫籍，娶了马来少女为妻，以后就过着马来式的生活了。此外他又谈了很多话，可惜我们的马来话都是半鹹半淡的，不仅不能跟他任意交谈，就是听起来也不完全明正，不过总记得他讲了很多话。

「唉，廿年的时间，把一个华人变成一个马来人！」老李这样叹息道。这种感慨立刻引起我的不同意，因为我觉得这无异是一种种族偏见。

「裤子不穿，跑去穿沙笼！」老李又加上这一句。

「穿沙笼有什么不好？」我反驳道：「凉快，方便，易缝易洗，这不是优点吗？」

「当然，沙笼有它的优点，不过穿裤子毕竟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呵！」

这种谈话，与其说是强间夺理，不如说是思想上的悲哀：中国，这个古老的大国，当她已经度过了两三千岁的寿辰之后，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强大国家，根本还未诞生。汉唐的威名，曾经大大地震动了整个世界，而元帝国的横跨亚欧二大洲的领土，也使西方人闻之而胆寒。可是近世以来，她却渐渐地从强国之林逐步退却，最后甚至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在科学文化上，两千年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像张衡这样一位敢肯定月光是来自太阳的伟大科学家，可是这几百年来，中国在科学上的成就，很明显的是大大地落于西方各国之后。为什么？为什么她停着不走？为什么她坐着不动？为什么她不能像别的国家那样地进步？说起来，还不是被所谓「我们几千年的优秀文化」的思想所绊住脚——自满，固步自封，孤芳自赏，这都是她所以停滞不前的原因。直到现在，我们这些华裔子孙，还是有很多人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的一切，都比别人的来得好！因此听到华人穿沙笼，虽然不敢公然喊打倒，可是却是长吁短叹，忧伤于人们接受了外族的文化。这与那班「维护国粹」的迂腐先生们比起来，有何不同？

我总觉得，五千年文化当然是光辉灿烂的，然而也未必什么都比别人强。况且文化的交流是不分国界人种的，只要某一种文化是优于自己固有的那一套，那我们又何妨抛弃自己的而接受他人的，或者将二者溶于一炉，取长补短呢？我们又何必那么固执地死守住国粹二字呢？然而也的确可笑，思想上非常偏激的国粹维护者，一到了「白沙浮」，也竟然牛肉沙爹照吃。这不知作何解释？真是矛盾！

文化上的偏见，常常是跟种族问题有连带关系的，可是在马来亚的乡村区，情况之所以比较好，主要原因是大家生活在一起，互相了解，因而问题也就解决了。——然而大都市如吉隆坡，那又另当别论——这是风告诉我的。

在交通方面，马来亚的运载树

桐的囉哩司机，的确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马来亚公路一般上较狭窄，而且多弯曲（特别是东海岸），而运载树桐的囉哩，又长又高，又大又重，是比较易于发生危险的。司机们似乎很了解这点，因此他们绝不像新加坡的司机们，争先恐后，唯恐后面的车割上来，有丢自己的脸孔。相反的，他们多能约束自己的速度，而且，当我们的汽车被他们所挡住而想割越的时候，司机就频频向我们作手势或以讯号灯指示我们可以不可以割车，直到我们的车越过他们为止。这实在是一种难得的精神！

然而当我们来到吉隆坡时，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吉隆坡的交通情况，就跟新加坡一样；马路上，车辆极多，乌烟瘴气，不守交通规则的司机也多是。那天我们初到这个首都，三个人一边走一边谈，冷不提防，忽然老蔡用力地把我一推，整个人差点扑倒。原来，一辆巨型巴士，正从我刚才行走的位置擦过，好险呀！车慢慢在我们面前停下，司机两眼瞪着我，那态度看了真不爽快。我们所走的已经是非常靠路旁的了，然而也竟然如此惊险！巴士上那个售票员，还用双手作势，意思是说我最好再靠路中间走。看着他那副样子，真令我无名火起万丈。想跟他理论，一来我们的马来话都是「有限公司」的，二来是旅客，对这里的一切情形都不了解，三来五一三事件虽已过去，然而五一三的阴影毕竟还存在于人们心中，况且吉隆坡本是敏感地区，如果因为我这外人而酿成一场巨灾，那相信阎罗王也不肯放过的，于是乎告诉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然后安慰自己道：算了，君子不与小人争！於是心安理得地走上人行道。

夫所谓人行道者，一切车辆所不能通行之路也。然而，在这人行道上，脚车来来往往，而且也没有所谓靠左边走这件事，刚刚一辆从你面前擦过，另一辆又从后边撞上来，甚至于连摩多西卡也跑上来。呜呼，这叫作人行道！这，大概就

是大都市所具备的特色吧！

从吉隆坡到福隆港的这一段路程，虽然不长，然而却最富于刺激性的。福隆港并非真的是个港，而只是主幹山上的一个小城镇，它海拔四千多呎，温度较低，因此与金马崙高原同为马来亚的避暑胜地……车子，在山脚下走动，因为公路是依山势而造成，所以极为弯曲，车行时，就如一条小蛇在水中游行似的，转了一个左弯，又转一个右弯，而那个弯很少小过九十度的。车子一路随着地势而上升，渐渐地从山脚走到山腰，然而始终是不停地左弯右弯，左弯，右弯……公路的一边紧靠山壁，另一边却空荡荡地，如果一摔出去，包发没命——此刻车子仍是沿着斜面上升。放眼窗外，那茂密的热带森林，正在我们脚下，而且正在不断地下降、下降，车子，仍在不断地上升上升，朝着山顶而上去。这时，已感到空气的渐渐寒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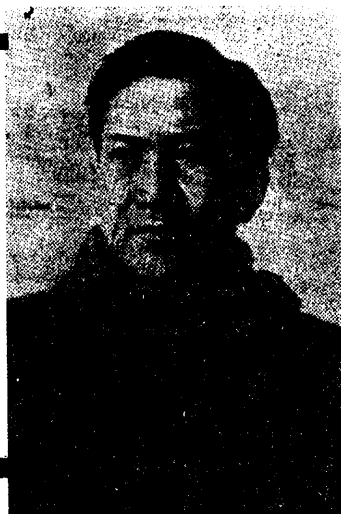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不断地批评东海岸的公路，说它又狭又小，而且整个东海岸，就是单单那一条；我们批评它建得不好，功夫不到家……现在，身在这半山腰的惊险公路上，我的态度改变了：这一条好几哩长的公路，由山脚直到山顶，完全是在山壁间凿成，就如山地居民开闢梯田那样。虽然它是那么的狭窄，然而只要想一想福隆港的高度以及主幹山脉的粗大，也就可知工程的艰巨了。现在面对着这条简陋的公路，我不敢再讥笑它的建筑功夫。我心中只是想：呵，这条路，他们不知道怎样才建成的，他们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多少精力，流了多少血，多少汗？还有，我相信，在那深邃的山谷中，一定曾经躺着好多由山上跌下来的工人的尸体……呵，出卖劳力，出卖生命的兄弟们，你们安睡吧！你们死了，但是，你们是为了大众而死的，好好的安睡吧，伟大的兄弟们！

车子在山腰间停下来。这里有一间茶室，是路上的歇脚处。我们

（转入第十七页）

重讀 向冼星海學習

武 芒



冼星海 (1905—1945)

四月廿八日，商报副刊「艺术」版刊登一篇鹰丁君的「冼星海——人民的歌手」，引起我重读在一九六六年出版的尚聂著「向冼星海学习」一书的兴趣；鹰丁君在写作此文时，可能没有注意到尚聂君这个作品，他所参考的资料，正如尚聂君在书中的一篇「冼星海年谱应重新修订」中所言：

「……在马来亚的报刊上，我们有时也会看到一些介绍冼星海的文章，然而，正因为资料缺乏的缘故，大家都只能根据十七八年多的一二种旧说反复引伸，以讹传讹，目前已到了应该提出补充的时候了。例如在以往我們所能看到的文章裏，對冼星海在新加坡求學時代和回中國入嶺南附中攻讀的那一段時間，大家都千篇一律地說：冼星海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歲，離開英文學校，改入中國人辦的高等小學，凡兩年；一九一八年，十四歲，回廣東，入嶺南大學附中，后又升入大學，共六年，此時期開始半工半讀維持生活；一九二四年，二十歲，學習結束，開始工作，此后兩年中曾任打字員、班長、工人夜校教員及嶺南大學音樂教授等各種職業；一九二六年，二十二歲，去北平入北大音樂傳習所（一說入北平藝專）約一年，修理論及小提琴，同時兼任北大圖書館助理員……等等。

「这段记述足足包括了冼星海十年间的学习过程和生活动态。但这些记述是不是正确的呢？根据近几年来的一些资料显示，这些记述中的各个事件都和时间的不相符，因此是完全错误的。」

这个错误的观念，经过尚聂君的一番考证（见原文）已经有新的发现，但是在五年后的今天，仍旧出现在鹰丁君的文章中的是那错误的观念；根据尚聂君的考证，今摘录在「冼星海年谱应重新修订」一文中所开列新年谱，以和鹰丁君的作品作一印证：

- 一九〇五年 旧历五月十一日，冼星海生於中国广东省番禺县。父亲名冼喜泰，是个渔夫；母名苏英，係农村妇女。冼星海出世时，父亲已去世，依靠祖父渡过幼年生活。
- 一九一一年 六岁。祖父逝世，随母流亡至马来亚，靠母亲做工（当女佣），维持母子两人生活。同年入旧式学校，读四书五经，约四年。
- 一九一五年 十岁。离开旧式学校，改入新加坡圣安德烈英文学校，学习英文一年。
- 一九一九年 十四岁。春，入新加坡养正学校，半工半读，为校方担任摇铃打钟的工作，并寄宿校内。此期间，对音乐发生兴趣，随该校音乐教师区健夫学习音乐，加入养正学校学生军乐队，后升任金线三粒星肩章的乐队队长兼指挥，有时且代行其老师的职权。
- 一九二一年 十六岁。六月，在新加坡养正学校旧制高级小学三年级毕业。同年回中国入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半工半读。所做的工作为：每天在格兰堂（今称大钟楼）书楼售卖书籍纸笔等两小时，并加入「岭南银行乐队」担任指挥兼吹直箫，靠这两件工作来缴交学膳费。此时要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岭南大学青年会属下担任工作，任童工委办，负责几间村童和工人的义学教导工作，建立初步群众观点。
- 一九二五年 二十岁。中学未毕业，前往岭南附设华

侨学校兼任庶务。

一九二六年 二十一岁。赴北平，入北大音乐传习所（有人说北平艺专）约一年，进修音乐理论和学习小提琴，同时兼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

一九二七年 二十二岁。上半年：回广州岭南大学母校任音乐助教；下半年，去上海，入国立音乐院专攻音乐。

上面所摘录的一部分年谱，若将鹰丁君的文章互为对照，就可以发觉到传统的错误，仍然在鹰丁君的作品中出现，经过这许多年，本地音乐工作者对于洗星海的研究，不但没有尚聂君所期望的，得到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反而忽视了进步的、有价值的研究资料，显示出退步的迹象；所以当我重读尚聂君的「向洗星海学习」这本书时，发生了不少的感触，读完之后，给我的印象是这本作品，不但没有「明日黄花」之感，同时，那种踏实的内容和深入的文笔，不但在今天少有，甚至许多针对当时音乐界弊病的言论，仍然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环境。

在第一篇代序「音乐工作者的当前急务」，除了指出客观环境恶劣所给予的影响以及灰黄文化的大肆活动外，更重要的是正派「音乐工作者都或多或少地犯了如下的错误和毛病」：

一、对群众工作的认识不够，没有坚持工作岗位的精神。

二、脱离群众，缺乏为群众工作的苦幹精神和热情。

三、易於自满，犯上思想上的懒惰病。

四、搞宗派主义和犯自由散漫的作风。

五、不善於培养新人，以及一些人学习不认真；有始无终。

六、作曲者缺乏同文艺工作者联系，文艺工作者也缺乏关心音乐动态。

以上六点，是作者针对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音乐工作者而发，但是，今天的正派文艺发展又如何呢？我相信是不会比当时的处境来得好的；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工作者，仍旧犯有以上的错误。

此外，作者在本书中，除了以许多篇章介绍洗星海的生平年代、思想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创作道路、工作态度与作风等外，同时，还有一篇附录，介绍另一位中国音乐家——聂耳——「中国新音乐的旗手」；更重要的是：作者在介绍一位先进的进步音乐家之后，其「结束语」或「最后的话」，如「论洗星海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洗星海的工作态度与作风」、「洗星海年谱应重新修订」、「中国新音乐的旗手——聂耳」等篇章中，都以所介绍的人物思想及奋斗精神，来与本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并且激励本地的工作者，向先驱者学习；现摘录「论洗星海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其中一小段，以见其内容之一斑：

「今天，歪派的音乐，由於得到某方面的撑腰和鼓励，表现得特别猖狂；他们更披着有毒的外衣，打着“本地歌曲创作”的招牌，三日一大演，两日一小演，并且尽量利用他们控制下的宣传工具，从各方面来散播他们的这些毒素。他们也确实是每次都有“新创作”出现，这样，号召力就更大；号召力既大，欺骗性就更强，而害处也就更深！我们正派阵营中的音乐工作者们，难道你们愿意眼看着广大的群众受毒害而不伸手援救吗？」

「然而，我们要援救受蒙骗和受毒害的群众，我们也得要有大量思想健康、正确、反映当地人民现实生活的创作，以我们的良好影响去突破歪派音乐的蒙骗，这样才是唯一的上策，也是我们正派音乐工作者应尽的义务。」

今天，在本地大歌厅、歌台及午厅林立的环 境里，流行歌曲及各种歪派音乐，何尝不是天天在散播着灰、黄文化和各种各样的毒素？但是，广大群众是爱护正派音乐及文娱的。新加坡儿童剧社演出的「让青春更加美丽——年青人的晚会」，虽然在演出的内容及形式方面，以及某些组织方面犯上偏差性的毛病，受到观众的批评；不过，那种空前的盛况，足以证明健康的音乐活动，是能突破灰黄文化的围剿，只要正派音乐工作者能够负起艰巨的责任，落实地去搞好正派音乐，有关作品或演出，必然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在南洋商报的前「音乐」版中，曾刊过不少介绍萧邦、贝多芬、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等外国音乐家的作品，内容虽然丰富、多姿多采，但是，却没有一篇能够结合本地的音乐界各种情况，针对当前的急务，做出新的建议或揭发弊端，以促进当地正派音乐，得到新的发展；尤其是读了鹰丁君这篇「洗星海——人民的歌手」，再重读尚聂著的「向洗星海学习」一书，内心的感触更大。鹰丁君在其作品的结语时说：

「洗星海虽然死得早，可是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这短短的一句话的确说的不错，但是，更重要的是希望本地正派的音乐或文艺工作者，坚持本身的立场，除了牢记住先驱者之外，还要踏实地向洗星海、聂耳等先驱者学习他们那种工作态度及作风，为人民大众，不畏艰难险阻，献身於大众事业。

至於专写介绍音乐家生平事迹的作者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结合本地的音乐界状况，配合正派音乐的动向，吸取尚聂君的写作精神，认真的态度，写出踏实的文章，来促进本地正派音乐的发展，打击歪派音乐作风，展开健康正确的音乐活动，相信能对正派音乐界起着不可轻视的作用与贡献。

由於笔者学识肤浅，上述区区之见，只是就事论事，以期能引起「抛砖引玉」之效。文中的观点或有不正确之处，尚希高明者不吝批评与指教，以纠正偏差。

（一九七一年稿）



孟子“有為神農之言者章”的批判

——竺大友——

孟子「有為神農之言者章」，自古以來，文人學士，都一致贊賞孟子的雄辯奇才。他那迫人的辭句，鋒利的文詞，緊密的邏輯，使人看了自然而然感到言之成理，順理成章。尤其是那句「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更為歷代士大夫統治階級奉為金科玉律，天下之通義。為統治階級剝削人民找藉口，為寄生蟲找擋箭牌。

從孟子與許行之徒陳相的對話中，充分表現出儒家思想和農家學派的不同立場。這是由於階級不同和為誰服務的對象不同的緣故。儒家代表統治階級的幹部，而農家則代表勞動生產階級。儒家是為帝皇服務，而農家則為勞動者服務。

為了替農家學派翻案，為了批判儒家的官僚主義，我們分為下列幾方面來討論：

（一）大前提的批判：

農家學派雖然主張「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漢書，藝文志），但因歷史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還保存有落後的「忠君思想」。例如：「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為氓』」。許行認為滕文公是個仁君，所以投靠他。這種投靠仁君的行為，在行動上和孔子周遊列國找仁君投靠雖然是一樣，但在本質上，却有分別。許行的投靠滕文公，雖然有為帝王服務的嫌疑，但他並不是寄生蟲，而是想找一個適合他理想的地方，去實現他的理想，而他本身則是自食其力，靠勞力換取生活。儒家則不同，他們投靠帝王的目的是希望能得到帝王的賞賜，「學優而仕」，為統治階級服務。

其次，農家學派主張「君民并耕」，違反了歷史的規律，這給孟子找到了攻擊的把柄，其實，一個人的能力有限，那里能够一方面耕種，一方面又做其他的事呢？同時，這也是沒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把大前提改變一下，主張「人人必須勞動」，則是必要的。

（二）社會分工的原則：

孟子可能認識到社會分工的原則，所以當他知道農家主張「君臣并耕」之後，立刻抓到把柄，把陳相駁到啞口無言。例如：「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后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后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耜乎？』曰：

「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從這一段對話中，孟子一步緊迫著一步，把許行的弱點攻破，使陳相無法招架，陷於自相矛盾之中。許行主張耕作雖然太偏狹，而在本質上其優點則是「人人必須勞動，連君主也不例外」，這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因為農耕以生產糧食固然為人類所必需的，而生產其他作物也同樣為人類進步分工的表現，如織布、做帽子，鑄鐵器，以至建房屋、修道路、建橋樑，都是屬於「工」的範圍，而「工」與「農」，都是在「勞動」的範圍。只有「士」這一階級是在「勞動」範圍之外。

所以，孟子與陳相上面那一段對話，把邏輯的範圍擴大至「勞動」這一概念，就不會使人覺得矛盾。無論是農耕的、織布的、做冠的、製鐵的，都是屬於「勞動」。而就是跟「勞心者」沒有直接關係！

孟子雖然懂得社會分工的社會現象，但他在立場上是站在統治者那一邊，所以利用他的狡辯把農夫、織布者、做冠者、製鐵者分割開來，使農耕者和其他勞動者自相矛盾。農家學派雖然知道古代中國是以農立國，以農為本，但卻忽略了其他勞動者，只局限於「農耕」，而使到自己的主張自相矛盾。因為人類固然需要糧食，但也需要其他的生產品，才能使社會更加進步。

（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批判

在孟子的觀點，勞心者是指知識份子，懂得他那一套「仁義」，是「君子」，是統治者的幹部；接受勞力者的供養，是「天下之通義」。勞力者是指從事生產的人，是「小人」，不懂得「仁義」，必須供養勞心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是古代中國社會中存在的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以現代眼光來看，把勞心者與勞力者分割開來，是不對的。因為人類的知識是由實踐中產生，由實踐中總結經驗，形成一種理論，由理論指導實踐，再由實踐加強理論。勞心者固然懂得一些知識，但勞力者並不意味著什么都不懂。例如子路篇：「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連孔子都自認為自己不如老農夫和種菜的，可見他還有自知之明，而孟子就缺乏這種自知之明了。那麼勞心者又怎樣能夠統治勞力者呢？子路篇：「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認為在上的統治者只要能好禮、好義、好信，那麼臣民就會乖乖聽話，甚至四方

之民，也都会来归顺，那里用得着去学耕种呢？这种观念实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错误之处，就是儒家轻视劳力者。虽然孔子自认不如老农和老圃，但他以为有一套礼义信的法宝，就能统治劳力者，何必去学耕种呢？

由於儒家的轻视劳力者，结果使中国的科学发展受到停滞不前，等到西洋的枪炮坚舰以及科学上的成就在中国人眼前玄耀之后，才恍然大悟，迎头直追，但是中国人已经受骗近千年，以致差一点亡国。哀哉！

就以现代社会组织来说，现在还有人迷信会考能产生「社会精英」，「社会栋梁」。其实，国家栋梁是应该由劳力者之中选拔出来的，因为只有劳力者才最具有阶级意识，只有他们才会知道社会的需要，利弊在那里，怎样去推动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栋梁，

脱离了群众，躲在冷气房里指手划脚，自认专家，是行不通的。没有受到群众的影响，又怎能知道社会的真实需要呢？书本上的理论到底是不足的、有偏差的，只有和群众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学习，才能算是「国家栋梁」。

诗经伐檀篇：「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所谓劳心者的君子啊，看了诗经伐檀篇，怎么不脸红啊！

（待续）

歪风

赤道

这是一个低气压中心
很多气流
以反时针的方向
集中到这里

「我爱你一万倍」
疯狂的音乐在哭叫
中邪的男女在狂跳
这股歪风
已消磨了
许多年轻人的凌霄壮志

如今 更有一股歪风
袭进我们「至圣」的高等学府
莱佛士宿舍的旗杆上
飘扬着尤素夫宿舍的丑事
当年风起云涌的云南园
也出现了长髮花身的「野人」

正视着反常的时代
面对着魑魅魍魉
我举起「投枪」
猛刺向
牛鬼蛇神
揪出
幕后的魔掌
让健康的阳光
重新普照
让正义的力量
重新滋长

椰树

湖邊草

挺起
笔直底身躯，
临风碧空。
探头天际，
欲把云儿
撩弄……………」

守着，
战士底精灵
——独立不倚。
在风雨中
成长、
坚实。
在浮云中
升高、
摇曳。
犹不忘，
吸取更多的水与光。

讓綠洲突現在沙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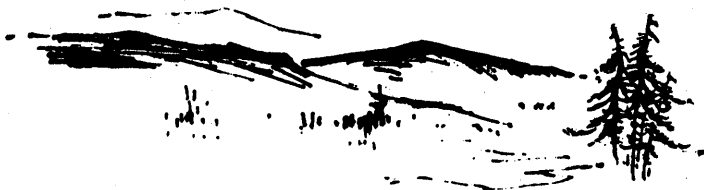
之棟

让绿洲突现在沙漠
用血汗
用劳力
用累累的创伤
换回来明朗的图景

让绿洲突现在沙漠
把晦暗驱尽
把毒气蒸清
把朝阳的光迎接
换回来温暖的土地

让绿洲突现在沙漠
疲倦的骆驼
好停下来憩息
准备更艰苦的历程
一步步走向新生

让绿洲突现在沙漠
谁也阻挡不了
夜雾终究要除去
薄明来到人间
新生的光
照亮了辽阔的大地



杂谈影片“摘苹果的时候”

——向——



★ 一盏明灯 ★

在现实社会里，精神上的空虚，生活上的苦闷，充塞住大街小巷。人们在徘徊、迷惘，犹疑地摸索道路。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呢？

影片“摘苹果的时候”以新内容、新风格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确实是彷徨者的一盏明灯，它指示我们：世界上确实有那么一个可亲可爱的社会，我们是应该向着那里前进努力的。

“摘苹果的时候”是描写新社会的生活面貌。通过摘苹果这项工作，阐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他们的生活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们的生活是为祖国，为人民。那儿的人民，不论男女老少个个精神奕奕地劳动着，他们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影片告诉了我们：新社会是从旧社会发展来的。这个历史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因此生活在旧社会不必悲观。总有一天，新社会必将到来。生活在新社会也不能安逸现时的舒适，忘却时代的变迁。不论生活在那一个社会，我们都要放开眼界看远景。

★ 正确的生活观 ★

影片“摘苹果的时候”虽是个新社会的故事，然而它的思想内容，在我们这社会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影片从各角度阐述正确的生活观，具体地教导我们如何更好地掌握生活。

(一) 集体主义放光彩——集体主义者永远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地生活着。他们全心全意为大众服务做事，热心帮助同伴们解决难题，鼓励大家进步。影片描述劳动姑娘贞玉从城里学习回到农场，立刻投入大伙的工作队伍。她不仅干劲冲天，而且事事都想到祖国伟大的事业。她关心祖国的每一粒苹果，她积极设法解决各种难题，不让劳动果实腐烂，不让辛勤粮食浪费，这是多么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

想想我们的社会，多数人只知米饭用钱买，那知农家流血汗。这跟人家比起来，我们多惭愧。我们是应该学习人家的集体主义精神。

(二) 个人主义应抛弃——个人主义者永远感到自己力量单薄，内心寂寞孤独，心灵空虚，患得患失，这样的生活是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其前途又是多么暗淡。影片叙述贞玉的姐姐桂玉，本是个菜园加工组的积极份子，但自从在城里有了爱人，订了婚之后，就一心只想筹建自己的小家庭，不大关心集体事业了，大家忙着搞苹果的加工工作，她却忙着办嫁妆。这是多么不应该。后来贞玉批评了她，爷爷以血泪的家史教育她，伙伴一起批评她，帮助她认识这种追求个人享受的错误。

通过这样动人的情节，影片教导我们别搞个人小天地、别为自己打算，要替别人着想。投入集体事业中，生命才会发光发热。

(三) 官僚主义应批评——官僚主义实际上也是个人主义的信徒。这种人总是看见自己的成绩，不看见自己的缺点，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人对事都爱摆架子，不积极关心集体事业。这是严重错误的思想。影片“摘苹果的时候”就批评了这样的人物。那就是石花农场苹果林的作业班长。他把苹果加工的组织工作交给了贞玉，却忙于“跑外交”，“订合同”，并没有给予具体的支持和帮助，甚至还以为苹果丰收了，烂掉一点也没关系。别人向他提意见，他总是说“知道啦”，“分不开身”。后来经过儿子和老伴的严肃批评，贞玉爷爷的帮助，总算恢复往日作业班长的积极认真态度。

由此可知，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摆架子的理由。要知道，“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 其他值得学习的工作方法 ★

影片“摘苹果的时候”，不但为我们指示出正确的生活观。还有许多小情节，都在教导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这些小情节表现出来的有几点值得我们学习：

(一) 敢于批评，敢于改过的精神：错误，缺点，不论在那一种社会，那一个人，都会存在的。但是只要我们敢于面对错误、敢于批评、敢于改过，那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在新社会里，人们掌握了这种批评的工作方法，他们敢于互相批评、自我批评、不论上对下，下对上，都是一视同仁。这种毫无等级之分的批评精神，才是真正进步的源泉。影片中的明吉敢于批评他爸爸，贞玉不但批评她姐姐，还批评苹果店服务员的不小心，司机的不爱护祖国的苹果。这些批评精神，正贯穿着他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

(二)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而去工作，当然在工作中会遇到许多难题，但绝不能气馁，要想法克服困难。影片中的贞玉和几位伙伴，由于作业班长的不帮忙，使他们在工作中遇到

很多困难，例如没有大锅煮苹果酱，最后她们自己弄来一个锅作实验。这种敢於想办法解决的精神是值得学习。这也说明了“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三)“干工作是要学习的”：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同样地，在工作中也须要学习，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影片描述贞玉拿书给同志们看时说出了“光有革命热情是不行，还要有革命的科学知识”。又描述她那虚心学习的精神。这种负责任的工作方法，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四)“工作要发动群众”：个人的力量和智慧，无论多么特出，同千千万万人民结合起来的数量与智慧比起来，是多么渺小。所以，在我们工作中，千万不要只顾个人苦干，应该发动伙伴们跟我们一起工作，这样干起来也比较有劲儿。正如影片中的贞玉自己一个人连夜去拾掉下来的苹果，她的精神虽然可嘉，但究竟能做得多少？还好，同志们个个都出来了。群众一出动，工作就成功。影片通过贞玉的同志批评贞玉这种不懂得发动群众的缺点，告诉了我们：样样事情没有群众是搞不起来的。

★技巧上的一些小缺点★

影片“摘苹果的时候”在思想内容上是达到教育人民的意义。技巧上也是令人满意，画面清新，情节动人。然而在人物刻画上存在着不完美的小缺点，当然这丝毫也不会影响影片的伟大思想内容，不过本着更好地服务内容，是有必要提出：

(一)贞玉的形象稍软弱：贞

玉是全剧的中心人物，她是个积极的劳动青年。可惜剧作者在处理这人物时，又赋予她些微的小姐脾气，例如每当爷爷或作业班长称赞她时：她就低头或扭捏，这会破坏贞玉的形象。如果贞玉是个刚毅的劳动青年，遇称赞不扭捏、不嗲声嗲气、而能更好地掌握成绩，这将会使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桂玉的形象不突出：贞玉的姐姐桂玉，被形容为以前的积极份子，只是一时思想出岔子堕入小天地里，后来检讨后即刻改过来。但经过检讨批评后，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桂玉并不如前面所形容的积极份子，观众看不出桂玉的干劲，这会使人觉得桂玉并非真正要改过，间接地也失去了批评的意义。

(三)爷爷的形象不重视：影片中的爷爷是受过旧社会压迫的典型人物。他一定经过斗争才生活至今，他的人生经验、思想认识都很丰富，他能用血泪斑斑的家史来教导桂玉，又能指导作业班长认识错误，这些都是多么令人敬仰，可惜影片并不能更突出这位可敬的老人，似乎忽视了老年人的作用。如果能让爷爷主动去找作业班长谈谈，让爷爷跟贞玉一起拾苹果，那一定更动人！

(四)群众的形象不显明：群众的力量是肯定的，尤其在新社会中，更是重视群众力量，然而影片“摘苹果的时候”的镜头甚少接触群众的场面。（也许在无情的剪刀下牺牲了）。例如在开会时，群众不发一言。会议一完，一哄则散。还有对于作业班长的官僚作风，大家也没有发动群众开会检讨这是美中不足之处。如果作业班长是通过大家的检讨而改过，将是更完整。

★动人的情节★

影片“摘苹果的时候”虽有几个小缺点，这都不影响其教育意义。而其情节的安排亲切感人更是令人赞叹，尤其几个感人的情节，更是处理得很成功：

(一)爷爷以血泪斑斑的家史教育桂玉这一节，它控诉了旧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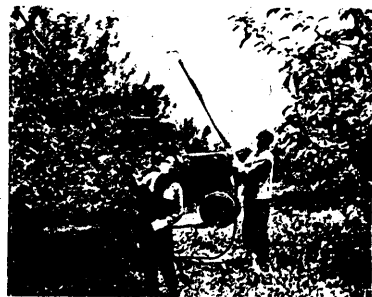
的恶毒，无情，冷酷。它教育了桂玉要永记那阶级仇恨，也教育了所有观众要敢向恶势力斗争。观众们同情爷爷，可怜爷爷的小儿子。观众们都为这短短的忆苦情节，掉下泪水。

(二)贞玉连夜赶去拾苹果这一节，虽然她不懂得发动群众是缺点，不过她那种为了集体事业，连饭也不吃，就赶去果园拾苹果，那无私的胸怀，肯做敢干的精神，无不令观众佩服。这一情节也是令观众难忘。

(三)贞玉教导小学生爱惜苹果这一节，更加突出了贞玉思想的成熟，她以伟大领袖的事迹教导小学生要爱惜祖国的每一个苹果，不要忘记老一辈的苦难，要使祖国江山永运丰硕富饶、百花灿烂。小学生知错了，观众也被说服了，全剧以此为终，使人有回味之处。

★难能可贵的影片★

“摘苹果的时候”确实是难得的影片，尤其是在这个人情薄如纸的拜金社会，“摘苹果的时候”是给人们温暖，给人们指示。影片的教育意义是会令人亲切而易于接受的。附带提一提，由中国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其华语悦耳动听，使整齣影片锦上添花。总之，这是一部珍贵的影片，我们热切希望这类健康有意义的影片能够多和观众见面。



學歷史，談歷史

史愚



历史是科学的学问，又是抽象的记忆，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

客观的历史是变动的，发展的，只有通过哲学去认识它，无法叫它存在你眼前。

主观的历史是客观历史发展中所体现的各种陈迹，再经过历史家的解释，分析，考证，而成为现在历史这一门学问。虽然说它主观，然而这主观却是客观根据的，且应该是客观事物之反映。

学历史的人就是将客观发展的历史中所体现之各种陈迹作为资料，然后追其因果关係，以便达到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

客观历史发展所体现之各种陈迹（人类有意识的记录或无意识的保留），统称为史料。

学历史的人首先就是要掌握史料，如果毫无史料根据，那就毫无历史可言，梁启超先生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备，则无复史之可言。」

史料的问题解决后（史料是很难解决清楚的，即使是原始资料，往往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学历史的人就根据自己的兴趣，掌握有关之史料，然后开始他的创造。

一本历史书之好坏，首先要问作者所据之史料是否正确。次则要求作者能把问题做一定解释，分析。这就是探讨的工作。如果一个写历史的人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历史家，而只能是史料整理家或史料考据家而已。再不然就流入「踵长途而促促窥陈篇而盗窃」的文抄公了。

唐代之史学家刘知几先生提出「才、学、识」来衡量一个史家之优劣，到了清代章学诚又增加了「德」。他们的真正要求就是这四点。这就是批评一个史家準则的「史家四长」法则。

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德则求著书者之心术要正。

史家四长是中国人学历史过程中的总结出的一个法则，由於时代之限制，过去史家们的要求达到的四长，其内容似乎不能满足我们今天的需要了。但是只要我们善於学习的话，则必定可以打破古人时代限制之旧框框，而创新意，脱胎换骨。现代学历史的人要讲究史观，讲究方法，讲究哲学思想等等。这一切新的要求是比较具体的，它们强调写历史的人应有多方面之知识，通过它们来协助解释历史问题。

今举一例分析如下：

星马华人在星马历史上的地位问题？

首先我们要了解推动历史发展之动力是什么？答案是「劳动人民」。那么星马历史之推动者就是当地

之劳动人民。这当然包括华、巫、印三大民族。（自然也包括了其他少数民族）。

或者有人问，华巫印都是外来移民，怎么是当地人呢？

这问题则要用哲学理论来解释，“一切事物的发展是互相联系的”。星马是世界的一部份，其发展势必不能不与外界联系，故华巫印之移入是有因缘的，合乎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其被称为当地主人也是有根据的。因为他们在这一地区从事生产斗争，创造新天地。只有在这种哲学观点之指导下，方能明瞭星马华人是马华历史主人翁之合逻辑。

又有人问，英国之统治星马为什么不能用同一原则而给予合理化呢？

必须指出，英国等殖民地主义者到落后国家是寻求财富，满足其经济侵夺。他们并没有准备为落后国家披荆砍棘。

另外我们又须指出，在英人之佔领下，客观上对星马历史之发展是有作用的，最低限度它刺激了当地人民走向现代化。这一点是英人统治所不愿产生的副作用，故不必给英人任何称颂，而须把问题之前因后果说明。

华族初到星马来本是为解决生活问题，他们赤手空拳，或主动或被动的来到这地方，用自己的体力去开创天地，在经济发展方面最少经过四个阶段（1）猪仔工人原始剥削的阶段（2）资本原始累积的阶段（3）民族资本初露头角的阶段（4）民族资本全面活跃的阶段（黄望青先生之分析）从这四个阶段之经济发展，我们可以肯定华族是当地之历史推动者之一（其他则包括星马其他兄弟民族），为什么要如此的肯定他们是历史发展之推动者呢？为什么说他们是当地的主人翁呢？

（1）他们劳动创造世界，不曾有过像西方之资源侵夺。

（2）带来自己本身的文化习俗，丰富了当地之文化生活，给当地一定意义的文化建设。

（3）劳动人民创造一切，星马历史是星马人民（华巫印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故此今日之华族，应该认识到自己是当地之主人翁。

以上的这些探讨，主要就是通过其他学识之补足，尤其哲学上之辩证思想，只有这样，对问题正正反反的提出各种逻辑上的推理，但最重要的，必须有充分之史料作为证据。假如我们掌握了充分之证据，再通过历史理论之消化解，或者就可以走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一历史学习目的。

（註：本文以文艺形态出现，非学术文章）。

驟雨的季节 (外一章)

千 燦

这是个驟雨的季节，天气，变幻莫测。

在晴朗的日子里，突然间，狂风乱起，暴雨骤来。

暴雨来了，只刹那间，「沙沙」而下。无情地、刚烈地、勇猛地、无畏地撞击大地。——迷睡的人们，可听到了警醒的催钟？

驟雨的季节，不容你沉醉在恬适里，不容你陶醉温柔的软风、糊塗的痴梦。生活，只有不懈的奋斗。——欢迎你，暴雨来临。看大树坚立、海鸥翱翔。……

雨啊，为什么尽要惹人缪思，想着绵绵的私情、想着往事的哀伤、忧鬱，消沉地、悲观地躲在高插避雷针的「象牙塔」？……

我不信，雨，要拖人们进无底的自怜的深渊。自怜的雨，像哭出的泪、滴出的泪，毕竟是绝代佳人、风流才子、与雅士墨客所期待、向往的。

然而，淋雨前进的人们，幹着不息劳作的人们，他们的手、他们的脚，依旧不能停忽。生活的浪涛，推着他们，在挣扎中，往前摸去、摸去……

驟雨，为人们带来阻难，却激增了生的奋斗的力量。

迎着驟雨，辛勤劳作的人们，不因为雨的打击而退缩，不因为雨的鞭策而踌躇。——雨，只能使人们更勇敢地生活，不屈、不挠。

茅盾说：「让大雷雨冲洗出个乾净清洁的世界！」

高尔基说：「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

驟雨的季节，鼓舞人们、激励人们。

让我们以无比坚定的信心，为驟雨的季节，唱一支悲壮的歌……

家

那天，与一位老同学到另一位老同学的家去。

他的家，在一条小街的旧屋子的楼上，是用木板隔成的小房间。——这小房间，就住了超过十个人的一家人。

他们正好在吃饭。兄弟姐妹们十分融洽地边吃边谈。我和同去的同学都已吃饱，老同学於是叫我们在在一旁看报纸，拿水给我们喝。

与我同去的同学低着头，略带伤感地对我说：

「真难得！兄弟姐妹之间感情这么亲切，一家这么团结。……别小看这小房子，佈置得这么有条理，不是简单，不是平凡！」

我也正这么想。

他又抬头问我：

「你的家也是这样吧！」

我哽咽一会，沉重地说：

「那里……」

我说不下去。他倒说起自己的家：从小，父母就吵，从不过问你的学业。母亲又病。兄弟之间也吵。在家里，他跟弟弟讲话，没叫他过一声弟弟，弟弟也没叫他一声哥哥。有时，整天没有说到话……现在离开了家……

是的，我的心灵上，也正好蒙上这样的阴影。手足间存在着太重的隔膜。而父母，根本就在为生活忧心。但进一步，为了生活费大家闹个不休。对子女，甚至形成一种商业化的关系。

穷苦人家，最宝贵的，就是心连着心，互相关怀、互相照顾，是那么耿直、那么坦率、那么热情、那么自然！可是，一些人在流入社会的逆流与恶流之后，却逐渐变得虚伪、狡黠、残酷、冰冷。……

简陋的小房子，可以整治得有条不紊。家人间真情毕露，患难共处。而这，才有家的味道，才有人间一部分的温暖。

我痛恨旧社会遗下的自私观念，与封建制度残留下来的旧意识。「往上爬」与追求享受，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家，不过是这问题的一个表徵。要希望家是真正的家，不是商品、不是牢笼，那得先使社会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是革去旧思想、旧意识、旧作风的新社会。

(七一年稿)

罪恶的凶手

· 青心 ·

达卡陷落后，市内不时发生报复的屠杀。看了七一年十二月廿九日南洋商报国际版孟加拉游击队的兵士于十二月十八日在达卡运动场上残酷地殴打并虐待俘虏，然后用刺刀活生生把他们刺杀的照片有感。

眼光是那么恐惧
乞求着敌人的宽饶
而他们却是待处决的一群
敌人的刀子
终于无情地刺入他们的胸膛

疼痛的呻吟
垂死的挣扎
在称快的围观者的耳里眼里
渐渐地消失了
复仇的愿望总算达到了？

而血 染红了刀尖
而血 溅满了一身
擦一擦刀
拍一拍手
你们得意地笑了 疯狂地笑了

你们的理智
已在炮火里被炸成粉碎
谁是这场战争的凶手啊
历史
是最好的见证人！

石山的故事

横戈

石山在一个小岛上
小岛在一条海峡中
人们都说
石山是小岛的宝藏
而小岛有难言的辛酸

那已是个湮远无徵的年代
小岛带满腔的希望
冒出水面
屹立在这海峡
抵挡住狂风激浪
肩挑起风雨毒日
蕴育了膏腴的山岗
让它的子民
披荆斩棘
驱除毒猛
创垦新地
栽培出茂密的胶林
畦畦的绿菜
成群的鸡鸭
壮硕的腩猪
用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用他们的血和汗
凿开生活的源泉
奠下生活的基础
辛勤的劳动
同心协力
创造幸福

小岛感到无限的安慰
它抖擞起百倍的精神
在海峡里站得更加稳固
可是灾难这恶魔啊
牠心里有万丈忌妒
看到农民耕耘出美果
牠早盘算着如何横加吞噬
於是，在那年
在那一个可诅咒的日子
牠呼雷唤电
驱风使雨
冲毁了田园
淹死了禽畜
农民们劳苦的结晶
被肆意的破坏
残酷的蹂躏

雨灾使农民蒙受惨重的损失
小岛心痛如绞
可是

农民是小岛坚强的儿女
他们收拾起悲伤的心情
咬紧牙根 齐心合力
从废墟里把田园重新建起
他们也吸取了严酷的教训
挖掘沟渠
疏通水道
从此
大雨再也无法肆虐逞强

於是
欢乐重回人间
在每一个晓风轻拂的清晨
小岛聆听着旷野传来的歌声
那歌声一日比一日雄壮
告诉它
劳动的队伍呵
一天比一天强大
在每一个彩霞纷披的黄昏
小岛沉醉於一片舒畅
这是竭息的时刻
它含笑看队伍愉快的回归
夜幕将垂
而它兴奋得难以入睡

人间的幸福
是魔鬼的眼中钉
那一年
那些叫人切齿痛恨的日子
战争贩子发起了侵略战
日本鬼子来了
驰骋铁蹄
挥舞刺刀
疯狂的刽子手
幹下了冷血的滔天罪行
小岛的子民不畏强暴
他们发起了卫土的抗战
英勇的行动激怒了魔鬼
於是进行更残暴的杀戮
战士的鲜血洒遍了村庄
血
红透了山岗
血
翻起了红浪
壮烈的牺牲
勇士的尸首枕藉河山
他们手中仍紧握着武器
他们的两眼不肯闭上

农民们撤离了村庄
退入了荒山野岭
他们虽敌不过敌人一时的霸强
却有磐石一样
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

小岛有愤怒和仇恨填膺
惊涛击岸的吼哮
诉说着它悲愤的心情
劲急的厉风激夜嘶喊
呼唤着战士不灭的英魂
胜利属于英勇的人民
和平终于到来
农民们回到了村庄
只见满目的疮痍
多年的精心建设
尽化为灰土尘埃

疯狂的侵略
顽强的抗战
死了亲人
破了家园
这血海深仇
刻骨难忘
这血的教训
永世不泯

以最大的勇气
汇聚每一滴力量
定一个全盘计划
又一次啊
坚毅的从头做起

只有血汗能换取幸福的前程
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唯有自力更生
十年在刻苦中渡过
十年使废墟获得新生
壮的已老
幼的长成
大伙儿对生活充满信心
翘望前程
是一片光明美景

忽然有一天
一艘汽船驶近了岸边
一队城里人登上了山岗
他们挖掘了几个深洞

锤钉在地里叮叮咣咣
然后他们带满脸的喜色离去
表示没有白费苦心

几天后村里有人来宣称
「亲爱的乡亲父老们
我们已探出了宝藏
就在这可爱的山岗
泥层底下丰富的花岗岩
不仅是建筑的好材料
也是你们过新生活的保障
我们已决定耗大资本在这儿开矿
为你们提供入息优厚的工作
为你们带来生活的美满
只要你们肯把园宅来迁走
我们还有优渥的赔款
亲爱的人们啊
请把眼光放长远
像这样的苦力劳作
终难翻脱贫困的魔掌
一旦石矿开成了
生活却马上会整个儿的变了样！」

年轻的小伙子都听信了甜言
唯独李家的老伯经验饱满
「这是资本家的鬼伎俩
剥削之前先行蒙骗
若是轻信了他们
我们的生活搏得更悲惨」
老人家语重心长
小伙子血气方刚可听不惯
大家接二连三的迁走了
李老伯显得郁郁寡欢

於是
铲泥机驰骋在山岗上
壮大的胶树一棵棵被拉倒
农舍田园一个个被推翻
一声巨响炸开了大洞
泥层下露出了岩石白闪闪
老闆笑得眯起了眼
年轻人也绽开了笑脸
大家一心当工人
大家急切的等着进工厂

於是
男的做了打石爆石的工人
女的推起运石的斗车
忍受着风吹雨打和日晒
大家埋头把石矿开采

做了工才知道工钱少得可怜
做了工才知道是生活在危险边缘
做了工才知道是受了资本家的骗

工人们开始觉悟了
选派了代表和资方争辩
事情延宕了再延宕
厂方才答应每斗石加资一毛钱
此外还替工人保了险
每人是千几百块钱
工人的怒气暂偃息
惨祸却一次接一次发生

那天
苦干的爆石工人阿和
跌自陡峭的石壁
血溅工场
和他相依为命的张老太
抚着儿子的尸首哭断了肝肠

那一天
雨后的大土崩埋死了打石的阿三
阿三嫂伤心痛绝成了癲
嗽嗽一群号饥冻
爹死娘疯孩子谁照管

那一天
推石斗的黄妈力竭扑倒
一只手马上叫斗车的铁轮给轧断
.....
.....

小岛的「宝藏」一天天的被运走
小岛的子民生活日愈不堪
它有难抑的苦痛
它的泪水滴流在海峡上

人们都说石山是小岛的宝藏
而小岛有难言的辛酸
它在等待着
默默的等待着
急切的等待着
它知道有那么一天
它的子民们会从痛苦中起来把身翻
起来把身翻

(七二年一月初稿)

我的曾祖母壹佰歲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四日 庚辰)

红木



一百年前
在古老的大地上
帝俄继列强之后
佔领了中国的新疆伊犁
我的曾祖母啊
她就诞生在这古老的土地上

在古老的土地上
无穷的灾难与外患
正不停降临在善良的百姓身上
那腐败的满清政府
那混账的慈禧太后
那无法无天的列强侵略者
那古老残破的封建制度
在这儿
中国的领土上
像恶花毒草

到处蔓延滋长
我的曾祖母啊
她就生长在这古老的土地上

在古老的大地上
正像一头肥羊
任由列强的分割蹂躏
倭寇出身的日本侵略者
发动了
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满清政府签下了
屈膝求和的马关条约
我的曾祖母啊
她就在这古老的土地上
生下了我的祖父

在古老的大地上
人们头上压着三座大山
那就是
政权、族权、神权
妇女头上还要加上一座大山
那就是
——夫权
诗教、礼教、仁义孝悌
剥夺了人们的自由

腐化了人们的意志
压死了多少有为、善良的人们
六君子
戊戌政变
百日维新
我的曾祖母啊
您又怎么知道
发生在古老的土地上
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我的曾祖母啊
当您生下两男三女后
却有的夭折了
这时
在古老的大地上
发生着更大的耻辱
义和团事变
八国联匪乘机攻入了北京城
奸淫掳杀无所不为
这是庚子之乱啊！

在古老的大地上
孙先生组织了兴中会
誓言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爆发

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

成功了
将几千年的帝制
一旦废除
中华民国成立
但是
我的曾祖母啊
您可知道
革命烈士
流血流汗的果实
却被
袁世凯篡夺了！

在这多灾多难的古老大地上

我的曾祖母啊
您只知道儿子要结婚了
您只知道皇帝又要坐龙庭了
您只知道长毛又要来了
您只知道买卖用袁大头的银圆
您只知道东西又涨价了
您却不知道南北闹战争
您却不知道袁世凯要称帝
还卖国签了廿一条约给日本呢！

在古老的大地上
国民党为了统一中国
誓师北伐
我的曾祖母啊
您的儿子为了逃抽壮丁
跑到南洋去了
只留下来满週岁的孙子
年青的媳妇儿
陪伴您在家乡！

在古老的大地上
这时又闹着红、白派
闹得天翻地复人不宁
日本军国主义
乘机来侵略
九一八
一二八
发展变成
七七芦沟桥事变
八年抗战
全国人民一条心
听罢
长江在哭泣
听啊
黄河在怒腾
要消灭一切
要消灭那一切法西斯侵略主义军
保卫河山的圣战
保卫河山的口号
实际行动
响彻云霄
帝国主义的侵略者

被人民、军队一批批地歼灭掉
一批批地解决了

啊

我的曾祖母啊
她就在苦难的日子里
咬紧牙跟地捱过！

在古老的大地上
日本投降了
国家光复了

但

却又闹起了内战
一打就是十年
苦只苦了老百姓
生灵塗炭一团糟
但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过去了
东方露出了曙光
就在一九四九年
我的曾祖母啊
您老人家欣喜地
抱着呱呱坠地的我
祖国充满了阳光
光辉煌耀在古老的土地上！

在古老的大地上
我的曾祖母啊
八年后我却离开了
您老人家
投到海外父亲的怀抱
您说：
「要死就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何必将老骨埋在异乡！」
我就这样和您别离
离开那诞生我哺育我的家乡
啊
我的曾祖母啊
时间一晃过去
昨天
就在昨天
就是您一百岁的寿诞！

在古老的大地上
我的曾祖母啊
您的耳朵聋了
您的眼睛瞎了
但
您的心儿比我们更加雪亮

在古老的土地上
我的曾祖母啊
您的年纪大了
您的行动不方便
但
您的身心比我们更康健

今天

在古老的大地上
弥漫了灿烂的阳光
开满了强韧的红花
我的曾祖母啊
总有一天
别离的人儿将会围聚
古老的大地已经换上新装
到时对于大地上的
新路
我们可能感到陌生惊喜
对于过去的一段历史感到茫然混乱
需您老人家
从头说起！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五日稿)

(上接“初次北上话民情”)

下车，打算休息一下再走，然而我只觉得头一阵晕，嘴巴一张开，嘔吐了……真是没有用，坐在车中吃风，只转这几个圈，就吃不消，还想能作些什么？我真后悔，为什么要读这么多书！我现在真的已经变成了弱不禁风的书生了！想起来，不胜感慨，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

终于车到达了山顶。福隆港，真的是另有一番天地：这里，白天温度也只有华氏六十多度，晚上则低到五十多度而已。因为它高，所以空气清新，环境幽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到此，对于世外桃源这名词也就更加明瞭它的真义了。这上头的花朵，开得特别大，颜色也特别鲜艳，这在别处是看不到的。这大概是气候比较温和的缘故吧？

福隆港居民极少，可是华丽的别墅却很有一些。平常这些漂亮的宫殿，内里空无一人，它们的作用

是静静地等待着它们的主人一年中来这里住上三数週，如此而已，而这也是它们一生的职责了。说起来真是奇怪：这个世界上，多少人露宿街头，多少人寄居在他人的骑楼下，可是却有人盖了这么多琼楼玉宇，让它虚度年华，一年间只用它三数天，这种矛盾，不知几时才能解决？

一到傍晚，福隆港的景色又跟白天不同：气温更低了，身上非加上寒衣不可。此时寒风一阵阵吹来，空气中雾气极重，随着风向，到处烟云袅袅，气色非凡。如果站在山崖上，向下一看，景色更是迷人，原来，脚下什么也看不见，只是一片厚厚的白茫茫。在神怪小说中，常常有腾云驾雾的插写，可是现在，我们真的是置身云端之上了。这种新鲜的景色，非亲身体会，难以想象。我想，这次远行，就单单看看这一片烟云，已够本的了。

然而，蓬莱虽好，终是不可久留之地。这一片世外桃源，修养修养原不错，可是若叫我长期居此，则是无此雅兴。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人间去，因为，这里太静了，离开人群太远了！所以隔天我们就包了车，取道吉隆坡，回到新加坡来。

五天中，走马看花，风尘僕僕，一回到老家，顿时倍觉亲切。对于游过之地，也不胜眷恋，因而不成自己，提起笔杆，聊交文人，写下一点感想。然而必须坦诚相告的是：这次的出门，是我初次北上，限于各方制约，所见当然仅属表面，甚或只是偶然现象，而主观意识更是难免，然而本文即不是调查报告书，也不是什么大块文章，写写而已，也就算了。不过，当然不希望它给人一种误导——事实是否属此，我不知道。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五日

冷風掠雨

讓冷風，吹動死靜的

雲南園夜語 錢途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独个儿漫步到富有诗情画意的云南园。沿途微风迎面吹拂，万籁的声响低迴悦耳，令人陶醉其中，乐而忘返。

蓦然，远方传来了一阵阵的细语轻声，寻声渐进，果然看到前方数箭之遥的地方，有一个小亭子，亭内坐着二个人。

「你今年选修什么科？」问话声在习习凉风的传递下，字字清清楚楚地传到我的耳中。

「我选X科和Y科。」

「为什么不选翻译和三〇一呢？」

「选这两科很难拿到高分。」

「话虽如此说，可是不……那『钱途』……」此时，不知何处忽然间传来了一阵「哇，哇」叫的虾蟆声，以致听不清楚整句话，只是依稀地听到「钱途」这两个字。

「咄，奇怪，为什么他们二人会谈到我钱途的事来了？」我心中暗想着。於是，我便潜行到亭子的近处，找个地方躺在草地上，倾耳细听他们究竟是否在密谈对我不利的阴谋。

「你刚才说什么东西没有“钱途”？」

「我说你没有选翻译和三〇一这两科，将来毕业后，你的出路一定成问题，一定没有“钱途”。」

「那里！我选X、Y这两科，容易得高分，取好成绩，将来名列前茅，何愁找不到饭碗？」

听到这里，我才告鬆了一口气，原是他们所谈的与我根本没有关连，而只是谈及饭碗问题；二人之中，其中一位持着现实主义观点，主张要选修英文，以利来日求职；另外一位则持着分数主义观，申言求到金牌或银牌奖，一定不必忧愁职业事。由是观之，这两位书生之见，不外是「五十步笑百步」吧了，不足为奇！

既然是不足为奇，那又为何要把这两位书生的夜语记下来呢？这是因为：

从前诗人曾经悲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此诗句意义深长，非常脍炙人口；如今钱途闻两书生在云南园亭子下所言的夜语后，也不禁地想要效法起骚人墨客来，长叹一声说：「书生可有恁国事？亭下只懂言“钱途”！」

「天問」

鬼眼

云南园，真是一个好地方。

我赞美云南园。因为每一寸的土地，每一块的砖瓦，每一根的小草，都滋润着凝聚的血和汗，都曾有过苦汁孕育的斑驳的创痕。

我来到了云南园，做了它的学生。

原以为南园的人情，南园的人味，也和它的壮丽、它的雄浑、它的伟岸成正比。然而，终于我是太过幻想了。假如云南园是一个角逐决斗、你死我活的黑漆缸的社会，那一切并不足怪。假如云南园等于商业社会的前奏曲（或进行曲），假如求学等于求官和训练厚黑学的讲习班，那我是杞人忧天，自我陶醉，罪该万死，何怪之有？

可是，学府并不是学店。

而云南园也并不是杂货市场或拍卖的中心。

我不肯把它和其他强赋与它的特色的东西划上等号，除了它是一间堂堂的华文大学。我因此又责备自己是不是在发不是人间的梦呓？因为，我仿佛看透人情和人味的奇淡无比。当然，你会拿活生生的现实来和我对质，说什么相亲相爱，嘻笑逢迎，并肩前进。然而，在「谄媚」、「虚伪」和「私利」的前提下，人是很可以忘了去分辨真和假、梦与实的。

互助团结不是旦夕的事，离间崩析却是已然的事实。

当我一次又一次对着鲜明诱人的字眼发呆，思索着究竟是什么，使得人那么麻木不仁、把眼光缩短到只集中在鼻梁之上，使得人只有戴着肉面具，挟肩淫笑……是不是踏进那个刻上年代的牌楼式的校门之后，唯一的寄望，只是付上数以千计的银元，换回一张油墨印就的饭票文凭？……至于不合理的现状，大家都只配掩目塞耳，低眉冷视，或是无动于中、挺胸「自豪」而已而已？

「大學」？「大學生」？

冰陽

做了这么久的所谓「大学生」，还未能安於其境；尚来发大学生的牢骚，诚谓太不懂得「随波逐流」了。我，感到惭愧极了……

× × ×

湖水，讓熱雨沖洒久寂的林園.....

某日，在某場所。碰到张三和李四正在高談闊論。聽到——

张三说：「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所在.....」

李四说：「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领导者.....」

当时我听了，感到飘飘然；而以己身是大学生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荣幸。三分钟后，冷静的想一想，又觉得不大对劲；在我，只知自己来大学的目的是在於充实自己，学点做人之道，并不是来学做国家的甚么未来「领导者」。对此，我不敢奢望，同时也知道自己不配！

我，只是觉得奇怪，在这所谓培养社会精英的大学：「填鸭式」教育之下，还有那么多的大学生是在悠哉闲哉！

× × ×

忘记了在那一本「会讯」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学会要搞好，第一要「公选」，「名」与「利」还是先藏起来的好。」

这点，我一百巴仙地赞成与同意。其实，想远一点，搞团体，搞活动，追根究底不外乎是在联络同学，培养友谊感情。说穿了，不过尔尔。然有好些人却以为出来搞「活动」的人都是为了出来「学做官」（南大俗语）。也许，这是有某部份人是存着这种思想态度的，但却不要「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才好！君不闻当那些理事一下台，都说：「无事一身轻」。可见，这种「官」之不容易做。而市井小民既又对「清官」、「黑官」都分不清楚，这种所谓的「官位」，我想不做也无妨吧！

也许这是搞团体的悲哀。在许多「学会」的活动中，我时常发现有这样的现象产生。即几位「较老」、「较「行」、「较「好」的蝉联理事，常自行成一小集团，我行我素，看不起新的理事，毫不考虑到他们同是学会的领导者，同是以关心同学的利益为前提，反而自行排斥，倚老卖老！

这一些所谓的学会理事，我以为才是想出来「学做官」的未来「黑官」。大学的残馀物！

× × ×

教授说：「来个小测验吧.....」

班上，立即起了一个小小的骚动，即同教授来个「巴刹」的讨价还价式；一俟「价格」讲定，大学生

便整日诚惶诚恐，悻悻惨惨的抱着书本.....大学生，也怕测验，笑话。

临阵时，施展「空空妙手」者大不乏人，个个抖擞精神，俟机以待。我，自也不敢太自鸣清高。而一些所谓拿「××奖学金」的「品学兼优」大学生们，不知是为了想拿更高的分数，抑是想校对一下课本，是否有背漏或遗忘的地方.....「抄」，太难听了，总不致於吧？我想。

其实，这怎么能怪我们这些「大学生」呢！谁教我们的课本是那么乏味，不实际.....又谁教我们的大学，社会有这样的制度呢？

× × ×

大学生，既是国家未来的领导者，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学生」尚似「小学生」，连一个小小的独立思考都没有？你问「大学生」：「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他们」——对着你摇摇头，眼里，充满了迷惘！想必患了思想色盲？！

被人拉着走，犹神气十足，摇头摆脑——悲哀！「大学生」！

「卜居」

銀針

假期中，某宿舍内，四位「博士」正聚精会神的「挥起咱们的麻将牌」，旁边还有两位「见习生」在作壁上观。

「喂，猴子，你们的校警会不会来捉？」其中的一位「博士」边玩边问。

「不要怕，hum hum 就好。而且我们是消遣消遣，没有人敢来干涉的，你们的学校不是也时常举行类似的友谊赛，你是「老将」，为什么还会怕呢？」猴仔回答说。

「Not same，我们的学校这种事情是家常便饭，不像你们要关起窗门，用被单垫在桌面，才敢玩。」刚才那个「博士」接着说。

「哭父，猴子，「勇者不惧」，小弟是为了赶那份「鸟」报告，而且屡战屡败，「水」不太够，否则开除你的会籍。」躺在床上的文抄公边抄边说。



新 水 墨 畫 介 紹

水墨画，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传统形式之一。它以毛笔作为主要的工具，配合了各种不同素质的纸、墨，加上水份的乾湿，淋漓地表现了可浓可淡、可深可浅的艺术效果。

过去的水墨画，题材是狭隘的，技法是拘束的。新水墨画，在原有的传统水墨画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改进。而我们称它们为水墨画，是广泛地说。其实，它们不单有水有墨，还配上清淡或鲜艳的色彩，使得画面更加富有感染力，更加自然和有形象性，也就更能够引起观者的共鸣。在题材方面，新水墨画也比传统水墨画扩大和加强了许多，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时代的精神。

从这里刊出的几帧水墨画，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的创造性和生命力，也可以体会出沉雄明朗的独特风格。



港灣



上路



鐵水奔流



彈起心愛的三弦



春到山間



林中



孔夫子坐在靠近窗口的餐桌前面，闷闷地独自用着他的早餐；天堂的早晨，烟雾迷濛，在窗口下面是白茫茫的一片。

这几个月来，孔夫子为着报章上的言论和消息大感烦闷，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响澈云霄，但是海外的炎黄子孙对于我们的圣人，还是膜拜不止，尤其是宝岛的孔庙，每年都有盛大的祭祀仪式典礼来纪念孔夫子；但是最近翻开天堂的报纸，由人间电讯传真而来的新闻刊载，却是大大不利于我们的孔圣人。

孔夫子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热茶，长长地叹息着「嘘……」，将手上的一片麵包送进口里，心里却想：「什么联合国、分离国，居然将宝岛的席位踢掉，影响宝岛的民心，万一孔庙因此而失去地位。我的冷猪肉岂不是不必享用？最近连地面上的那些摇笔杆小子，也纷纷旧事重提，大肆攻击我的学说，弄得荀子、孟子，近来也大不相同，连所说的话都有修正的意味存在，实在太岂有此理，呸！」他想到这里，不觉狠狠地向外吐出一口痰，将桌上的茶杯推开，翻开当天的「天堂报」来看。

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孔夫子不觉皱着眉头，对这打断看报的敲门声感到很扫兴，抬头向门外用不悦的口气喊：「进来！」

进来的是子路，跑得气喘喘，一面用手巾抹着额角的汗，脸上却表现出兴奋的样子，对孔夫子大声地说：「先生，有好消息吧？」

孔夫子的眉头不觉皱了起来，不悦地说：「由啊，我教导你多少回了？你还是这样，这个时候是我看报和用早餐的时候，你却是仍旧如此，唉！」

子路慌忙表示歉意地说：「先生，这是我对你的忠诚啊，我太高兴了。先生，您不知道，刚才我收听天堂之音，得到一个好消息，我赶忙记录下来给您看，就在这儿哪！」说完由衣袖内掏出一纸，双手奉上。

孔夫子接过纸张，将桌子上的近视远镜戴上，正襟危坐地念着：

「（美国通讯）去年四月二十七日，加里福尼亚州议院的法规委员会，通过一项有关教师的法案：特定每年九月廿八日，即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为教师节，用意在纪念孔子，并以孔子的道德精神勉励现代的美国教师。

同年六月廿五日，该案又经众议院法规委员会在第四九四次会议中通过，最后到了联邦众议院，也在本年八月三日通过该案，现在只剩下联邦参议院这一关，再由尼克逊签字，便可以正式成为全国性的节日，与父亲节、母亲节媲美了。

自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成为时髦的口号，在大陆孔子更是遭了殃，「道不行，乘桴游於海」，不

幸言中，能够过埠出洋风头，站在东西文化交流的立场，不能不说是一件大大的好事。至於说孔子在今天是否能够挽回美国现代萎靡的社会风气，矫正青年习气，则不得而知了。」

这则新闻，令孔夫子连连点头，连皱着的眉头也为之舒展开来，看完之后，将近视镜脱下，和颜悦色的向子路说：「由啊，这则消息太好了，你用了早餐没有？不如就在这儿用罢！」

子路连忙接口道：「先生，谢谢您，待会儿我还要去上金童玉女们的课呢！如果迟到了，教室里又要闹个天翻地覆了，我的饭碗又要跳舞了！」

孔夫子听了，不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孺子不可教也！由啊，你这个体育教师也太难当了！」

子路苦笑地：「有什么办法呢？如果稍一不慎，天母太太或者是观世音姑奶奶就会写信去『天堂报』的『读者之声』大肆投诉，我的饭碗就要打破了；何况现在天堂的职位少，众神仙多，失业神仙也多。同时，现在根据我们天堂的教书条例，应该以『爱』去感化顽童，所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不可以用老法子——打板子；所以那些小鬼都向阎王造起反来了！」他望了望壁上的挂钟：「啊，时间到了，先生失陪了！」急忙地跑出去了。

孔夫子听了这一席话，本来有点舒展的眉头又打起结了，脸色也灰暗起来，他拿起餐桌上的天堂早报，想翻翻看有没有关于美国的这一则新闻，却翻到副刊的小说版去，这里转载了人间报的一篇小说：「我不要长大！」，这个标题大大地吸引住了孔夫子的注意，把要找的东西也忘了，戴起了近视眼镜仔细地看下去。原来这篇东西是写出人间的教师训练学院，也就是孔圣人的徒子徒孙，为了情呀，爱呀，大闹酸风醋雨，连姓名也都公开出来，还说什么「我不要长大！」看到这里，我们的圣人不觉脱戴着的近视眼镜，下意识的骂出一声：「真笨，蠢得像猪！」

这时候他想再翻报纸，已经没有那种情绪了，不觉呆呆地望着窗外，看到远远的天堂图书馆一角，一个人影渐渐浮上心头，往事又在脑海中回忆起来。

当孔夫子没有上来天堂之前，那时候就是中国春秋时候，孔夫子和李老子同住在鲁国，他们同在一间私塾念书；在私塾里除了他俩之外，还有几个同学，其中一个女学生叫黄幼贝，年龄比孔夫子大两岁，却比李老子小十岁；大家每天上课，久了倒也相当熟悉。

他们的私塾是在一个山沟里，风景清幽宜人，不过离开各人的家都有一段距离，李老子每天骑着青牛上学，却和孔夫子和黄幼贝不同路，孔夫子和黄幼贝两家住得比较接近，所以两人同路，但是后来，李老子发现了一条上学的捷径，这是私塾后面的一条小路

，对三个人都很便利，所以就带他们走近路，这个时候，大家的感情越来越好。

「爱情是不允许第三者插入的」，孔夫子和李老子分别爱上了黄幼贝，但是他们的处理方法却不同：李老子的处世哲学是出世的，以博爱为主，他认为爱那个人并不一定要占有她。只要能令对方感到快乐幸福，自己也就是有莫大的幸福。孔夫子却不同，他的人生哲学是入世的，所以为了得到黄幼贝，在私塾中尽量拉拢一些同学，同时也极力讨好黄幼贝，为了使到李老子不插入他们之间，所以告诉同学们说李老子常常在上课或放学时骑着青牛跟在他们背后，令人很不爽快。

这件事传到李老子耳中，觉得很不妥当，同时也不耻这种行为，故此逐渐和孔夫子及黄幼贝采取疏远，常常藉故骑青牛先走或走别的路，李老子后来连私塾也不上，就静悄悄地跑了，因为他的哲学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啊！

后来黄幼贝就成了孔夫人。但是我们的圣人却是有大志的啊！他只在鲁国做了短时期的丞相，就辞官不干了，带领着学生们去周游列国。结果孔夫人替我们的圣人传宗接代的生下一个儿子后，也就鬱鬱不乐的逝世了。这一脉单传直到现在还在宝岛主持每年祭祀孔庙的大礼。

想到这里，我们的孔圣人不禁长长的叹出一口气：「呀……」看回餐桌上那则新闻最后的几句：「至於说孔子在今天是否能挽回美国现代萎靡的社会风气，矫正青年习气，则不得而知了。」脑子里泛起美国青年的影子——和天堂里的齐天大圣一样留着毛发——喜痞士，啊！李老子的徒子徒孙？！他又回忆起往事。

那一次他得知李老子做了周朝的图书馆长，为了受不了良心的责备，所以特地赶去向他忏悔以往的过错，终于得到李老子的「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地宽恕了；这件事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美谈，说成什么学术研究的盛大聚会！

想到这里我们的圣人不禁苦笑出声。

后来李老子为了避开孔夫子的纠缠，所以也就骑着青牛跑出函谷关。

现在大家都到天堂来了，李老子却仍旧在天堂图书馆里埋头苦干；而孔夫人却向孔夫子提出离婚，只留下孔夫子一个人住在这里……

「唯小人与女人难养矣！」想到这里，他不禁说出所爱说的话；房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原来是天堂的警察拿着一本记录簿进来，对着孔夫子行了一个大说：「先生，刚才有路人到天堂警局报告，说贵府不遵守卫生规则，由楼上胡乱吐痰到街上，应该依法律罚款五百元，现在请先生跟我到警局一趟！」

我们的孔圣人听了只得快快然地跟着天堂警察走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稿）

从自由谈起

子釗

人人都说新时代是个自由的世界。

一切事物都讲究现代化、科学化。你瞧，百多层的摩天大厦，上上下下以电梯代步；距离数千哩的东西方，超音速喷射机来来往往只要三天光景；华盛顿与莫斯科只要一条「热线」，谈情说爱很自便，谁说这不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可是，今天的自由却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由千千万万历尽千辛万苦、流尽血汗的人类祖先所创造的。直到现在，仍然有着千千万万的人们，正在默默地工作，继续地出卖廉价劳力，建设比今天更文明更自由的世界。然而，那些曾贡献力量与正在献出力量的人们，却享受不到所应得的权利。

原来问题仍然这是一个自由世界。劳动人们给人类创造了现代化都市；在现代化都市里生活，的确是够自由的，人人都可以尽情地欢乐，可以竞争性地谋求更好的物质享受。自由成为神圣的口号；个人要自由，就不能剥削他人的自由，强迫他人好己之所好，恶己之所恶，那简直就是否定人权自由。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自由的真正果实是什么了。那些住豪华洋房的；坐流线型华贵汽车的；享受第一流夜总会的，完全属于个人的，任何人都不能干涉的自由！你也想得到这些是吗？好吧，请你埋头苦幹，靠自己的才幹去赚取应得的酬劳，不要再怨天尤人了。

自由的世界，自由的都市，带来了自由的人生。蜜蜂头、喇叭裤、迷你裙、阿哥哥、喜痞士，有如世界博览会，货色应有尽有，任君选择。不过，请大家谨记着，你要绣荷包，可别管他人摘月亮；你吃炒螺条，可别理他人吃云吞，这是自由的天堂啊！

其实，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似乎应该学习老鹰的自由，看牠张牙舞爪地在人家的稻田上啄食，小麻雀毕竟无奈何；还有那头北冰洋狗熊，大摇大摆地走进人家河流，只有牠才是真正的好种似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老鹰和狗熊竟想做飞禽走兽的皇帝，维护动物界的自由。

末了，自由终于原形毕露了，这只不过是病态的自由。一旦百病丛生到了无可药救的时候，烂疮是必定要腐烂的了。且看今天南美洲的兄弟们，仍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要人类都有正当的幸福，惟有狠狠地剷除纸面的自由，惟有将那人为的自由连根拔起。



陋巷之春

· 异 敏 ·

每逢学校假期，这陋巷就有了春天。

市中心的陋屋区也是个贫民窟，这里的孩子是不甘於室闷在鸽笼内生活的；能上学的，放学后总要在操场上玩个痛快，才蹦蹦跳跳，满头大汗的跑回家，不能上学的，这陋巷便是他们唯一的玩乐去处了。

假期里，陋巷更活跃了。从早到晚总可以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孩子们集聚在一起，陋巷就充满了春的气息。

住在这陋屋区转瞬八载。八年来生活在这里的贫苦人民给我感受特深，对他们，我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在这里，人间的悲苦辛酸、生活的繁忙艰难，构成了一片叫人窒息的沉闷，这般沉闷的空气，无时不在冲击着寻求突破、消散。日久烟熏的老屋，看看都站不住脚了，四面八方大厦高楼如雨后春笋的冒起来，把整个陋屋区团团围住，也把阳光都遮掉了。这陋巷似乎就成了唯一能呼吸到新鲜气息的地方了。

八年来，陋屋区是日渐的被蚕蚀缩小了。旧的矮的屋子一幢接一幢被拉倒，拉倒之后，原先住着的那些人就不知搬到那里去了，於是也就少了几张相熟的面孔。新楼搭建起来，却又是另一边世界，和这儿俨然是对峙的。本来已局促不堪的陋屋区越来越觉室迫了，只有在这陋巷里能体会一点流动的空气。

每天清早黄昏，我总要在陋巷里踱步或驻足遐思，看着孩子们打球、戏耍、追逐、欢叫、甚至是吵吵闹闹哭哭啼啼，然而这些都充溢着一种生的气息，纯真与自然，一点也没有伪装、没有牵强、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执着。这儿弥漫的就是一片真的无邪的气氛，就如春天里万象更生，一片喧腾活跃一样，完全是自然的组合，自然的流露，在其他季节里是绝难存在的，是叫人喜爱而不觉烦厌的。

孩子们对我有无可抗拒的吸引力，听到他们的声音，我的心就向着陋巷了，不走出阴暗的斗室去看看他们的活动，心里就在发痒。我虽然也感到他们的世界是不属于我的，然而却是我渴望见到和永远喜爱的。这也是多年来在这个被形容为「城市的脓疮」里过着寄人篱下，离乡背景的生活的我所能感受到的最大的慰藉的地方。除此而外，我再难找到其他能使我愉心悦目之处。

前些时又是学校的假期，孩子们的声音更热闹沸

腾了，陋巷平添了无眼生气，在这闷热的赤道上，它就像特别获得雨露垂青滋润的地方。

这期间特别吸引我的是一个用左手写字的小女孩，大概是六七岁吧。瓜子脸，短头发、粗布短裙，相当旧的塑胶拖鞋，一脸的纯洁恬静之美，很少说话，却很活动，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她，可是就少见她跟其他的孩子们混在一起大吵大闹的玩。

她手上总是拿着一根粉笔，在地上画个不停。她蹲在一个没人的地方起动的画着，画的都是美丽简单的图案，如裙子、长眉毛大眼睛的洋娃娃，一根柄一个圆圈的苹果，一个光线四射的太阳，身上叉格子的鱼儿，飞的小鸟等等，她有时也写字，如山、水、天、地、花、手等等。偶尔她也画起一个「马隆」（一种跳格子的游戏），邀几个小朋友来来去去的跳着。她从来没和人发生过争执，总是那样恬静而活动，像一只小兔子。构成她的小小美丽的灵魂的，除了天真、善良、烂漫、无邪之外，我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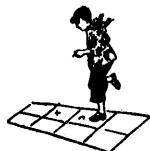
她所画的图案都是那么简单，甚至不合规格，但我喜欢它们出自一个我所喜爱的孩子手下所感染的纯真和无邪的神采，是自然的成形，一点也没有勉强造作的地方。是一个小孩子的创作，是别人所无法摹拟或勉强仿效的。

这个假期却偏偏是个多雨的日子，每当小女孩把陋巷画满串着孩子们欢笑声的图案而我又观赏到心旷神怡时，老天脸就黑起来了。刮一阵冷风，下一场大雨，把我心爱的图案都冲洗的一乾二净了。

大雨把孩子们都赶回屋子里去，老天似乎不愿看到孩子们的活泼欢乐，也不愿我看到他们的欢乐。但是，雨过天晴，陋巷又成了孩子们的世界。那小女孩又画满一地的图案。

假期很快的飞逝了，陋巷又减少了热闹，已经好几个星期不见那可爱的小女孩了，或许她为着忙於读书做功课不能来了吧。

我心中有点怅然，我渴望着另一个学校假期的赶快到来……



七一年九月十七日

燈下漫筆

孤矢



许许多多鞭打的教育、叱骂的教育、强暴的教育，把幼稚的生命导入了死胡同。尽管这样做，师长们是如何权威，教育也不过变成多余的东西。

同样是小孩，不幸的、双颊污黑、两目无神、抽着鼻涕的，是何等广大地存在这四周。为什么我们要漠视掉这现实，而一定要以刻毒去对待他们呢？……

他们，本来是天真的、欢腾的。但，一坠到社会，什么乌烟瘴气，都会侵袭到他们身上。而他们的心灵，是那么的脆弱。脆弱的心灵，怎么抵受得了这重重的压迫？——师长们再不能够「有名无实」，而是有责任把脆弱的心灵磨练成刚健不屈的。

× × ×

「高山流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音乐的知音者，再不应该是单独的一个人。而是，广大的人群大众。只有这样，音乐才能够不朽，才有生命力。否则，唯一的知音者一死，音乐家只有和伯牙一样，毁琴不奏。

× × ×

有些画，是名利的结晶，只配作「富贵的装潢」。有些画，却平易近人，拙朴、扎实，有一种无穷的深度，教人感到亲切，呼吸到浓郁的生活气息。

此中道理无他，只因为后者，不是「名利的结晶」，而是「心血的结晶」罢了。

× × ×

早在老子的时代，就气吁吁地说：「损不足以奉有馀」。他总算是十分「看透」。

当一个人死了，总有许多许多联联轴轴，又有花圈、酒宴、薄席……然而，这是「有馀」的一景。明明并不凄凉哀戚，却偏偏奉上个一百几十元的大轴、大花圈，「略表敬意」、「稍致小哀」。相反的，你看那草草埋葬了事的「不足」者，又谁要奉「他」呢？

礼上加礼，把美丽装饰又装饰、粉刷又粉刷，这就是我们的社会。

× × ×

这个世界，有人说是年青人的世界。但这说法有

两种情形。一种是把青年人当为待宰的羔羊，当为预备给人牵着走的可怜虫。一种是把青年人当为早晨的太阳，蓬勃、坚强，充满活力、朝气洋溢，蓄有摧枯拉朽的潜在力量。前者是要社会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靡烂，以至成为未老先衰、暮气沉沉的人间地狱。后者是要社会越来越光明、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振作，挖去腐肉，培育出新的细胞！……那么，青年人，活在社会上，究竟应该走着怎样的生活道路？……

× × ×

麻木的心，远比懦弱的心来得恐怖。懦弱的还可以锻炼得刚健，麻木的早已断绝神经。那怕血液照样由动脉循环，却没法使它跳动奔腾。

有了这两种心，对于现状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和它融洽起来，以至久而久之，习以为常。蓝如果看成青，那是色盲，但如果习以为常之后，也算不得了。另一种是希望好的发展下去，不好的快些变更。单单推走现状是不行的，还必须使现状有新生的希望。腐蚀的细胞没有除去，新的血肉就长不起来。天下并没有「千古如此」「一成不变」的事，又怎能像古人崇拜圣人那样的一无可譬，认为苟活而终即可，一切自然美好？……

当然，我们从来往好的去幻想、讴歌，就无所谓悲愤、鬱勃。至於想把烂泥巴垦拓，那近乎愚公的赓续。可是，在这「美好」的时候，愚公的一点精神仍是要有的。

× × ×

蜡烛的火会摇动。可不是吗？当冷风吹拂，它就恍恍惚惚，随时有被扑灭的危险。

蜡烛是很微不足道的东西。它也根本不用和电灯相比。可是，在电流中断、漫天乌黑、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人们倒记起了它。因为黑夜总不能没有光。於是火，就在蜡烛身上焚起了。

在火点燃后，蜡烛滴下点点的清泪。它终归是要滴泪至死的。但它把仅存的光、仅存的热，都在火光中显现出来。而这仅存的一刻，就好比一粒小螺丝钉在一部庞大的机器内那么重要。

一个猎人捉到几十隻雁，用笼子饲养起来，准备慢慢享用。

在笼子里的雁，每天吃着丰富的食物，生活过得十分舒适。只有一隻雁老是闷闷不乐，不说话也不吃东西。其他的雁看了，都笑他傻，有的还对他说：

「笨蛋！我们从前每天到处找食物还吃不饱，现在不但不必到处飞行，每天又有人弄东西给我们吃，多舒适！你还愁什么，真是自讨苦吃。」

那雁还是默默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吃东西。

过了几天，大量进食的雁都吃得肥胖胖的，只有那隻整天不吃东西的雁却饿得乾瘪瘪的。

有一天，那乾瘪瘪的雁因为身体瘦小，很容易的从笼中飞出，牠望着笼中的群雁叹息说：

「你们贪图享受，却不知恶果在等待着你们呢！」



— 弋 —

家



(一)

「怡霞，你要几点回家？」

「美华，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要走啦！」

「来啦！来啦！再等我一下子，就好了。」叫喊之声，此起彼落，好不热闹，D座的同学喊F座的同学。住在迷魂阵B座的同学，则在九曲十八弯里上上下下，真使人看了眼花缭乱，破坏了像死水般宁静的女生宿舍。

我手里捧着一叠书，正要回宿舍，突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紫霖，干嘛走得这么快，难道参加竞走不成，害我在下面穷追不舍。」

回头一瞧，喔！原来是「草上飞」慧贞。

「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我故作不解的问她。

「与你这种人说话，不短命十年才怪！」

「是吗？」

「好了！好了！不与你噜嘛；你要几点回家，我们一起走。」她一本正经的说道，显得有点不耐烦的样子。

「嗯……让我想一想，才告诉你，行吗？」我故意把事情拖得更久，看她那一副急相。

其实，我心中何尝不是像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身上能长出一对翅膀来，飞到妈妈的身边，诉说七天来的思念。

「唉呀！我真怕了你，说正经的，几时你能弄妥，我来喊你。」

心想，玩笑也不好开得太过份，便说：

「总该让我收拾一下吧！再过半个钟头，你才来找我，迟到自误，别怪我先走了。」

「好，我一定準时报到就是。」

於是，我们就分道扬镳了。

巴士车以每时四五十哩的速度在郊外飞驰，两旁的景色已引不起乘客的注意。每个同学都在车上昏

昏欲睡。哪！慧贞正在会周公呢！我也不去打扰她了，自个儿闭目养神吧！可是眼睛一闭上，这十多年来家里的变迁，都仿佛在我眼前重视了……

(二)

自我有记忆以来，就感觉到我是生长在一个不平静的家庭里。爸爸在外面「金屋藏娇」，自己享受「天伦之乐」，为了怕他的心肝宝贝，受妈妈的「虐待」，要与我们分居，我们母子三人相依为命，每月以区区的一二百元来维持生活，只见妈妈常常躲在一个角落暗自流泪。

年幼的弟弟常缠着妈妈问道：

「妈！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住在一块儿，星期天也不带我们出去玩呢。」

「阿欣！不要闹。」妈只能安慰着说：「爸爸的生意忙，等下个礼拜他有空时，就会带我们一块儿去玩。」

其实，她的心中有如刀割，因为她正说着自欺欺人的谎话。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弟弟的愿望始终不能达到。

(三)

记得我在读小五的时候，有一天刚从学校回来，一踏进屋里，只听到爸爸和妈妈在吵架。我和弟弟吓得不敢作声。只听到妈哭着说：

「你……你……好狠心啊！竟然向我提出……离婚，你要我们母子三人如何生活下去，即使你讨厌我这黄脸婆，也应该可怜这两个无辜的孩子，至少……至少他们也是你的亲骨肉，难道……难道你连他们也不顾吗？」

「你不要整天的哭父哭母，以为这样我就怕了你不成，老实对你说，我早就有此打算了，只是找不到适当的时机，现在既然大家合不来，索性就分手算了，何必婆婆妈妈的。」

「我求求你！」妈妈以乞求的眼光望着他说：「无论如何，你要看在这两个孩子的份上，他们还这么小，你怎么忍心抛下他们不管呢？」

「我会给你一笔赡养费，一切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我可不要什么赡养费，只要孩子们有爸爸！」妈妈此时已泣不成声了，我和弟弟在旁见了，也害怕得哭了起来。爸爸见了更是光火，索性起身，「砰！」的一声关了门就走，离开这充满哭声的家。

事后，经过亲友们苦口婆心的劝解，父亲才搁下了「离婚」的念头。

(四)

可是这并不是说他已回心转意了，没有！他索性什么都不管。

后来，父亲新娶的新妈妈因病逝世，爸爸才搬来与我们同住，心想以后能有一个快乐的家庭了。可惜好景不常，过了半年，爸爸的旧病复发，早出晚归，一星期中难得和他说句话，甚至有时彻夜不归，妈责问他，他以被同事拉去打麻将来推托，结果，总免不了了一场吵闹。而父亲只好陪笑脸说不是，又带我们去看电影吃饭，当时我们还很高兴，现在才晓得他是在施笼络政策，想起他的胡作非为，心中就起了一阵呕心。

「阿霖、阿欣，快点去换衣，等下爸爸带你们去看戏，顺便在外面吃晚饭！」爸爸一进门就向我们大声的说。

「好啊！」弟弟拍着手跑去向妈妈报告！

「妈！不要煮饭了，爸爸要带我们出去吃饭，还有得看电影呢！」

尽管弟弟说得兴高彩烈，妈妈只是平淡的应了一声：

「是吗？」

就没有再说些什么，爸爸见了，亲自走过去向妈说，可是妈妈就把它当作耳边风一般，来个不理不睬，最后才迸出一句话：

「你这几晚又到那儿去？」

「喔！这个么，我因为被同事拉去打麻将，一打就打到通宵，如果你不信可以去问老李。」看爸爸讲得振振有词。

「是吗？」妈听了之后，气到双颊的肉都有点抖动起来，「你还有脸站在这向我撒谎，以为我这乡下婆，什么事都不懂，把我蒙在鼓里。你好到外面去乱来！」

妈说到这里，眼泪已沿着鼻子的两旁流下来，爸爸见了，知道事情已经不可再隐瞒了，只好在旁自我责备，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可是，不到几个月的光景，家中又不见了他的踪影，尽管他一再的忏悔，又有什么用呢？妈妈对他已是心灰意冷了！

(五)

为了事业上的关系，父亲去香港也有八年的光景了，每年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来没有在此住过一个月。这并不是说我很留恋父亲，「不！」我的心中，无论什么时候都在反抗他，因为他使我感到羞耻，我常常避免和同学们谈起父亲，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不光荣的，他在我的身上，有的是物质上的供给，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父爱，教我怎能去敬爱他呢？

可是，妈妈却常向我们说：

「尽管他是怎样的不好，无论如何他是你们的爸爸，你们要孝顺他才是。」

这些话，妈妈不知说过多少遍，可是在我的心中，无论何时何刻都在反抗着这句话。

一个人要他人尊重你，首先你本身必须先具备被人尊重的条件。即使是我的父亲，也不能例外。

我常为了有这么一位爸爸，而觉得无地自容，使我在他人的面前，抬不起头来，又教我怎样能够违背我的心意去敬爱他呢？要我去孝敬他，我是绝对做不到的！

在上个月，听妈说爸爸在最近期间会回来星加坡，我心中没有丝毫的快乐，反而渗透了一股悲哀。因为我们那个宁静已久的家，又要因为他的到来，而扰得满城风雨，这是几年来给我的经验教训，年年如此，毫无例外，这教我怎能高兴得起来呢？

他的到来，使我有一种被压迫之感，这些感想，我当然不会向妈妈透露，这会伤了妈的心。

爸爸终于回来了。

「你在途中可会疲倦？还是先休息一会吧！」妈笑着对爸爸说：「等你睡一觉，才吃嫩鸡，我知道

那是你最爱吃的。」

「嗯，不用麻烦了，等下我要去赴宴，嫩鸡你留给孩子们吃吧！」

「可是，这是我特地为你嫩的，还是等你晚上回来才吃！」

「我跟你说我沒有胃口，吃不下，听到了没有！」爸爸大声的喝着。

我在旁听了，真替妈妈难过，走过去扶着妈妈离开，嘴里嘀咕着：

「神气什么？不吃就不吃，干嘛这么大声，简直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阿霖，你在说什么，看你口里噙噙有词。」爸爸转回头问。

「没什么嘛！」我赶紧回答：「我在说你吃，我和弟弟就赚到一顿大餐了。」

爸爸听了半信半疑，继续看他的报纸，我就溜去厨房，可是心中仍是愤愤不平。

正当我沉沉欲睡的时候，忽然从妈妈的房间，传出吵闹的声音，我赶紧一骨碌的爬起来，站在房口倾听，只听到妈妈以发抖的声音问道：

「你……你在说什么，我听不大清楚！」

「唉呀！我再再说一遍，我在香港已经另外娶了一位妻子，有七年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在那里很寂寞，生活没有照顾，而且她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我娶她的时候，她才十七岁而已！」

从语气中，可以想像得到他还在沾沾自喜呢！此时愤怒已充满了我整个胸中，恨不得把我那股愤怒发泄出来。

「喔！难怪……难……怪……」

我只听到妈妈一直重复这两个字，声音渐渐的小下去，我想妈妈一定是经不起此次的打击，赶快开门进去，只见妈妈已经昏倒在床上，经过大家的施救，妈妈才甦醒过来。

妈妈张开眼，一看到他，就用手表示要他出去，有气没力的说：

「你出去，你跟我出去，永远也不要回来！」妈妈因为生气，而呼吸急促，爸爸见了，只好离开。

妈妈此时才嚎啕大哭，我希望她能把心中的悲疼，藉哭泣来发泄，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她心中的创伤，哪是哭泣所能弥补的呢？

(六)

「喂！到站了，还不下车。」慧贞摇着我的身子说，我才从回想中惊醒了过来。

「喔！到了，赶快下车。」我慌慌张张的和慧贞下了车。她还在埋怨我：

「妳是怎么搞的，看你整天神不守舍，刚才我喊你好多声，你才听到。」

「没什么？只是心里很烦，过几天就会好的。」我只好自我解围。

「希望如此，考试快到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看你怎样应付，假如你有什么烦恼说出来，看我是否可以帮忙你。」

对于她的这一片好意，我唯有心领了。我向她摇摇头，表示并没有什么，她才放心的走了。

回到家中，只见妈妈独个儿站在那里发楞，想到她自己，年幼被父母卖给爸爸作童养媳，过的是艰苦的生活，本以为等嫁了以后，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这几十年来的一连串打击，怎不教她痛心 and 难过呢？那一颗颗珍珠般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在旁见了，心中有如刀割，上前去安慰她，又不知从何说起，喉咙有如一块骨头梗在那，话还没说出来，只喊了一声：

「妈！自己的眼泪已滴在衣裳上了。」妈见了唯有以手抚摸我的头，我向妈展开了一个悲苦的微笑，她向我摇摇头，表示她没什么，可是，我的眼泪已如泉水一般的涌出来，我扑在妈妈的怀中，让泪水尽情的流出，泪水沾湿了妈妈的衣裳。而我的头髮也为妈妈一滴滴的泪水所沾湿，我们只有「执手相看泪眼！」

小镇的夜似乎更浓了，我只听到一些凄凉的虫声，在唧唧的响着，像为着一个妇女的不幸遭遇而悲鸣！

遇

冰凌花

今天拜六上完了课回到家里，正在看星洲日报的时候，忽然从后巷传来了一阵嘈杂的人声，因为经不起好奇心的驱使，我迫不急待的丢下手中的报纸，急步带跑的赶到后巷来看个究竟。

我家的后巷是一条狭长的无尾巷，巷的两旁，有十多间用木板凑搭而成的木屋，里边住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而无依无靠的老年人，他们多数是过着行乞和拾荒的生活。

在平日是很少有人进来的，可是今天却是反常，这意味着有不平凡的事情发生了。

当我走到发生事情的第三间木屋时，在那儿已是挤满了不少来看热闹的人们；屋外还有些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堆，指手划脚的谈论个不休，我无心走上前去问是发生了什么事，只顾走进木屋，挤入人群中。

屋里人声杂乱，加上光线不足，无形中使空气沉闷了很多，使劲的挤上前一看，在屋西南角半空吊了一个中年汉，身材瘦小，脸色乌黑，两眼垂视，舌头伸出口腔外，身上只穿一件白色背心和一条黑色长裤，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牛奶箱，地上也横卧着一根废人用来行走时用的柴脚（拐杖）。原来是有人“吊颈”而死。死者不就是那个靠拾牛奶罐和臭铜烂铁的独脚失业汉阿光吗？屋里的恐怖气氛及凄凉情景，使我不忍再去看下去，赶快回头转身走出木屋。

屋外的人们还未散开，仍旧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这件事；我漫无目的地走向最接近这间木屋的一堆人那儿去。

「喂，陈伯，阿光今年有几岁？」刚刚走进就听到一个中年妇人右手还提着一个空菜篮向身旁一个老人问道。

「他，大概是四十二岁。」老的回答说。

「嗯！四十二，不错，昨日老厂才开过，可以跟。」那妇人兴緻勃勃地回答。

「不太好，我看去买十五好，因为刚才『马打』从他身上只搜到块半钱，而且十五是有人放风的。」另一个三轮车夫模样的老汉煞有经验地说着。

「啊，着着着，听大耳袋猪仔刚才在嚷着说阿光还欠他的高利贷钱百五银未还，我看十五这对字真有成。」中年妇人满有信心地接着说。

我再也不忍往下听，失望而愤怒地离开了人群。在途中不禁地想到：

年青时候的阿光，是在石叻门的海港局当一名码头工人，是一个没有家室妻儿的单身汉，工资虽然有限，但生活倒也过得去。

不幸得很，在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当他在轮船里做夜班工作时，由于起重机一时发生毛病，控制器失灵，在半空中的六、七捆树胶，一齐摔下来，当场压毙了一个工人，而阿光也因此失去了一条可贵的右脚，变成一个残废的人，因残废而失去工作能力的阿光，虽然获得一笔将近五千元赔偿金，可是劳工部只准许他逐月领取，每月五十元，加上是住在后巷的木屋中，不必缴交房租，因此，生活还能勉强挨过。

然而，上个月劳工部当局却来信通知他说根据新劳工法令的规定，他还要继续到船上去拿旗（指挥船上起重机的运转方向），这样才有权继续享有该项赔偿费。试想，叫一个缺了一只脚的废人去工作，是改善劳工生活的办法吗？

接着，上星期二建屋发展局又派人来通知住在这条巷的木屋的人要在两星期内搬开，理由是有碍都市卫生，居住不合法。否则，政府到时派「地牛」来拆。再加上失去谋生能力后的阿光，因身受伤时流血过多，过后又没有补养，所以时常生病，并且还向高利贷贷款，苛刻的利息使他每日常以麵包和开水来渡过三餐。

现实生活的重重压迫，无情地促使他走向人生的最后一条道路——吊颈。

可是，从刚才我所看到的一切情景，人们好像只关心到如何在死者的身上找到发财生利的灵感，而有没有谁愿作死者的证人，去向这个社会提出控诉！

金魚

錦石

不要对我说
你多么向往
大海的波涛
不要对我说
你一直在追求
外面的世界

你的生活
被局限在
那隻小小的玻璃缸里
你的娇生惯养
只能在水草与水草之间
寻找着佳餚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走出了你的温室
你真的拥有自由与广阔的天地
你必后悔
你必高呼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外面的世界
不能适应你
大海的波涛
更不会夺去你的生命
你仍向往
你那小小的玻璃缸
你的娇生惯养
只能在水草与水草之间
寻找着佳餚

漁港雜事詩

·陳嘉庚·

一、十二月的漁港

十二月的漁港是沉寂的，
黃昏雨淌着一片迷濛，
束在船頭祭神的鮮花早凋了。

漁船出海半途又折回，
老漁夫說外面風大浪高魚少，
夜晚開着燈也看不到對面，
已經四趟了都空船歸港。

東北風終日在海上咆哮，
風浪是大可還有辦法對付，
可空船歸港貪心人也要索取費用
人為的災害實在難以承當。

二、兩個老漁夫

一個老漁夫在辦理入境手續，
另一個老漁夫在窗口張望，
會不會有故意為難的麻煩，
他們的心里都這樣擔憂。
窗外的黃昏雨正紛紛地飄。

他們都只著條短褲破襯衫，
舊拖鞋沾滿魚鱗碎片，
頭髮蓬鬆眼神疲乏，
兩天三夜辛勤操勞，
只捕得小魚數担花蝦半筍，
夠不上還冰塊錢伙食費。
窗外的黃昏雨正紛紛地飄。

貪心的人一口喝盡杯熱奶茶，
連續又拋出好几个低趣味的笑話，
接着又拍拍老漁夫的肩膀，
臨走前還跟老漁夫握手談笑，
可老漁夫始終沒露出絲笑容，
貪心的人打的是什麼主意，
几十年的生活經驗他心底明白。
窗外的黃昏雨正紛紛地飄。

老漁夫一前一後蹣跚在細雨中，
貪心的人還向他們揮手告別，
憤怒的胸膛充滿怨恨，
老漁夫對他來個不理不睬。
「呸，無良無心的，
每回伸手都要十塊錢，
一個個好像大本乞丐。」

窗外的黃昏雨正紛紛地飄。

三、十一歲的漁夫

這麼小的年紀為何不去上學？
這麼小的年紀怎懂得捕魚？
看他骨瘦如柴那有力氣？
海上風險他父母怎放得下心？

高貴的先生你坐在辦公室里，
風雨無憂那知漁民的辛酸，
我們漁民住在個小島上，
潮水漲時海水淹上島來，
全小島居民除了捕魚外，
那里还有什么職業可找？

這孩子的父親年前一個晚上，
在印度洋上漁船被海盜劫去，
海盜心狠還用刀把他父親砍死，
可憐一家大小生活無依無靠。

他母親到處託人帮他找工作，
別州府的建筑商都嫌他年小，
他母親再三哀求我让他学捕魚，
說只求兒子三餐有着落，
薪水的事她根本不敢奢望，
也不管我說風怎樣凶浪如何險？
我說不過她只好答應，
帶領這孩子風里來浪里去，
有收穫的日子一天給他三兩塊錢，
封港天里收成坏只供他一日三餐。

窮家子弟就是這麼早當家，
窮家子弟那有機會上學讀書，
但窮父母有那個不愛子女，
只因生活迫人實在無情，
不狠着心叫孩子頂風險，
難道要眼睁睁看他餓肚皮？

四、捕魚世家

一個還在懷中抱，
一個蹣跚着學牙語，
一個十歲的在檢收魚蝦，
一個十二歲的在提海水洗船艙，
六十歲的公公在補綴漁網，
爸爸剛領賣魚錢回來，
手提菜脯三斤紅烟兩包，

媽媽在漁船的厨房里煮稀粥，
十六歲的姐姐趁留港時期，
提來清水把大堆脏衣服洗淨。

捕魚人呵，
你的家在何方？
呵，也就是這艘小小的漁船。

捕魚人呵，
你為老板賺了洋樓几幢？
捕魚人呵，
你為老板賺了汽車几輛？
捕魚人呵，
你為老板賺了新衣裳几千件？
可為何你們只住在這艘小漁船？
可為何你們整天只着一身破衣？
可為何你們的子女沒機會受教育？
可為何你們只有把窮根一代代傳下去？

五、辭行

感謝你這麼熱情，
夜深了還來向我辭行，
這一杯淡薄的热茶，
聊表對你關懷的一點心意。

今年四月你會再回漁港，
我却可能離開這裡，
生活要我到处落足，
可我一点也不哀傷。

勞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里，
能到各个角落去體驗了解，
為此我感到無比庆幸。

難忘的是你們的直爽熱情，
痛恨的是貪心人的敲榨勒索，
期望的是祖國能翻騰前進！





諷刺 廣播

播

劇

花邊新聞

高義展

開場序

女：喂！你們快來啊！兆光又有花邊新聞啦！（大家圍在一起）
（囁囁細語，約過一二秒鐘）

眾：有這樣的事？！

光：信不信由你！

眾：哈！哈！哈哈——這麼說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了——哈——哈，（鑼聲響）

敘述：現實社會劇——花——邊——新——聞（此用西洋鼓襯底，及用顫音法播出。）

人物：（出場序）

組員甲 }
組員乙 } 大學生
組員丙 }

毛屈氣：報館的人事經理，年紀卅左右，但已老經世故，說話已達「過份」的圓滑。

史耀財：大學生。尚在肄業，為了嘗試領導慾，只為自己着想的自私者。

劉少嫻：大學生。嬌生慣養，小姐脾氣重。

林忠：大學生，富有正義感。

八姑：三姑六婆之典型人物。

住戶乙（女），侍者，

住戶丙（男），小孩，

吳應祖：天天日報的總經理，四十開處。

（音樂過場）

（在報館內的餐室，一陣陣喧嘩聲）

甲：哼！說什麼九點鐘，現在已經要十點鐘了，連他的鬼影都看不見。

乙：這叫做「大——牌」！

甲：什麼「大牌」，「小牌」的？

丙：唉！（開玩笑式）何謂大牌，請詳述之。

乙：（一本正經）「大牌」者，近代語為組屋之「BLOCK」，古代語為——

丙：噓，「大牌」抬出來啦！

（喧嘩聲漸細，毛步聲上）

毛：請各位親愛的同學們靜下來，敝人代表天天報館向各位同學致萬二分的謝意，這一次能在貴校的年假中，請到大名鼎鼎的文明書院的同學為我們報館做一番調查住戶的工作，敝報館實在覺得非常榮幸。……（一陣大叫好啊！跟着笑聲與鼓掌聲）

史：請各位同學靜一靜，听听毛先生對我們解釋工作的性質（還是有聲音）請大家合作一點好嗎？（聲漸停）

毛：這次的工作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嗯，一兩個月的時間。

在還沒有進行工作之前，哪一位如果有其他的工作困身，那就最好不要踏進這個圈子里——

史：（接着毛的話）因為每天工作的時間相當的長，由早上到下午工作八小時，晚上還要三小時的超時工作……

（一陣喧嘩聲——嘩！還要超時呢！）

嫻：請問工作的性質究竟是怎樣的呢？

毛：很簡單。分兩個步驟，第一次是訪問住戶，凡是沒有訂購天天日報的住戶，都可以免費贈送閱讀一個月。

甲：嘻！嘻！免費贈送報紙誰不要呢？這種工作真爽幹啊！

（遠處叫喊）

侍者：毛主任，電話。

毛：All right！（對史）史總組長，你代我解釋給他們听罷！

史：（恭敬地）是，毛主任。（毛步聲、下）

林：對不起，史總組長，讲了半天，我們還不知道究竟我們能得多少酬勞費呢！

史：（嚴肅地）听總經理的預算，再經過毛主任的建議，又經過我站在同學的立場來發言，討

論的結果，每天的津貼是八塊錢，超時工作另外加四塊錢，一共是十二「塊」！

嫻：十二「塊」！

甲 }
乙 } 十二「塊」！
丙 }

毛：（步聲、上。邊行邊讲）不錯！十二塊錢，非常優厚的酬勞，只有敝公司才有這樣雄厚的資本，來邀請你們名播四方的文明書院的同學們來為我們效勞，因為這份神聖的訪問住戶的工作，是要有思想、有魄力、有幹勁的青年人才能辦得到的。

（無知的學生，听得心花怒放，有些鼓掌，有些大喊文明書院萬歲！）

史：（提高聲調）請大家靜一靜，現在請我們偉大的毛主任繼續來解釋工作的第二步驟，請大家洗耳听「金喉」！

（又一阵欢呼与掌声）

毛：（狡猾的笑）哈！哈！哈！第二步驟，正是你們大展身手，見個高低的时候了。就是回去再訪問那些已經得到贈閱報章的住戶，請他們提些意見，但主要还是要求他們訂閱我們的報章。

嫻：如果他們都不想訂呢？

毛：（笑着回答）這就要靠同學們三寸不爛之舌了！所以在送報紙給住戶的時候，必須要經過你們自己的大腦去思考思考，認為有「希望」才可以送，不然，便偷雞不到蝕把米了。

史：（極誇張地）由於毛主任認為我們學校的同學思考力，辨別力都是「一流」的，所以才聘用我們學校的優秀同學，請大家努力去幹罷！

（又一阵欢呼与掌声）

林：那麼如果招到訂戶，又有什么

奖励呢?

甲 } 是啦! 又有些什么好处呢!
乙 }

毛: (乾笑) 唉! 嘻! 嘻! (神秘地) 恕我暂时还不能公佈, 因为这要看你们全体的工作效率, 然后才能做决定。(顿一顿) 是的! 还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在访问期间, 无论遇到怎样不礼貌的住户, 你们都要忍气吞声。而且(皮笑肉不笑) 你们最好对那些住户们说明, 同学们是文明书院的学生。

林: 为什么?

毛: 因为贵校在本岛是驰誉遐迩的学校, 敝报如果再经过你们的推荐, 这样就会使更多的住户更容易相信我们的报纸是上乘货啦!

林: (不能忍下去) 哼! 这简直是拿我们的校誉来做买卖, 亏你想得出。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这时群情也被激起了一些浪花, 已经开始有人不满)

毛: (阴沉地对史一字一字吐出) 史——耀——财——你——

史: (慌张地, 且带点颤声) 请大家安静一下, 这并不是甚么羞耻的事情, 这反而会对我们有利!

娴: (来势凶凶) 你怎么说?

史: (稍定一定神) 呃! 这样做就能表明我们学校的同学, 都是勤奋的一辈, 趁着假期出来和群众打成一片, 了解民生。也证明了我们并不是那些读死书的蛀书虫, 也不是好吃懒做的纨绔子弟, 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有些给他讲得动容, 都表示赞同)

林: (充满正义感) 我反对! 学校是神圣的教育场所, 是不可以随便拿来「作为被买卖利用的口号!」凡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们! 都应该「三思而后行」。

毛: (狡猾地) 哦! 哈! 哈! 没问题, 没问题。不要紧, 这就任由各位自行决定好了。(乾笑) 呵! 呵! 呵! 但是, 请各位要

牢牢记住, 千万千万不可得罪住户。唉! 现在你们可以由各组组长分配给你们工作, 我跟史总组长还要和总经理商量一些事(两人步声、下)。

(众人议论纷纷)

娴: 林忠, 我想不要幹了。

林: (自然地) 少娴, 我知道, 你一向都是娇生惯养, 是不是怕受气呢!

少: 谁说的?

林: 少娴, 你是攻读社会科学的, 死啃书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 你每次的成绩都是「呱呱叫」的, 但是和群众接触, 你就从来没有过。现在正好是你深入了解民情的大好机会啊!

娴: (轻视地) 又何必呢! 反正我毕业出来, 有优异的成绩, 又有人事关系, 难道「饭碗」还会跳舞?

林: 唉! 少娴, 你攻读社会科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就是要和群众打成一片, 了解他们, 来解决他们的难题, 现在的住户调查工作, 是给你先来一个体验, 打好工作基础的一个机会啊!

乙: 请大家安静, 第一组组员是, 张珠, 刘秀莲, 刘少娴, 林忠, 黄天仁, 曾志, 陈亚妹, 请你们到楼下去。(一阵步声、下)

甲: 第二组的组员是陈明, 黄一明……………

(音乐过场)

(马路车声由大渐小)

(一阵敲门声)

八: (丙应声) 鬼弄你咩? 拍门拍得咁大力。唔要! 唔要!

忠: 亚婆, 我们不是来推销货品, 是来访问的。

八: (渐渐近咳) 访问, 访问, 成日咁访问, 我地又有金, 又有银, 有乜好访问呀!

忠: 麻烦你打开窗门一下好吗?

八: (更大声) 唉! 怕左你地呢班鹤神咯! 来啦! 来啦!

(粗野的打开窗门声)

娴: (按着火转笑) 亚婆, 我们是代表报馆来的, 请问您家里有没有看报纸吗?

八: 咩, 看左报纸有银纸掙咩!

娴: (想发火) 你——(被忠抢白)

忠: 亚婆, 我们不过想知道你家里是不是有看报纸, 只是想统计一下星加坡有多少住户看报罢了! 并没有——

八: 我吃饱有咁得闲来理呢地事啊!

忠: 这一——不要紧, 现在我们留下这份说明书——

八: (极怒) 睬过你! 输输声贪好听咩, 你真是抵死咯咒我输, 一阵我要过隔离开枱架, 你至输乾输净啊, 衰呀——

(大力关窗门声)

娴: (气极) 不讲就不讲好了, 又何必这么凶呢?

八: (丙声) 衰女包, 你们企在我门口不走有得分啊!

娴: 不, 我要——

忠: (急) 你不再走, 就要闯祸了, 快走。

(步声, 边行边说)

娴: (气极欲哭) 你看, 访问第一家就这么倒霉!

忠: 这也不能完全怪她, 你想想, 谁会有时间来听我们说这说那呢! (顿一顿。) 也好, 算是一次经验, 现在我们去访问第二家, 敲门千万不要敲太急啊!

(敲门声)

(内传孩子喧哗及婴孩啼哭声)

女: (内应声) 边个啊!

忠: 太太! 我们是来访问的。

女: (步声, 开门声) 哦, 亚哥, 亚姐, 请入来坐啦!

(三人步声)

女: 请坐!

娴: 不必客气。

忠:

娴: 太太, 我们是代表「天天日报」来访问您的, 请问您喜欢看报纸吗?

(小孩喧哗声, 越来越大)

女：（喊叫声）阿生！阿牛！睇住妹妹，唔好嘈。
（小孩喧哗声渐小）
女：（诚恳地）亚哥，亚姐，你地两个有所不知啦，细蚊仔嘅老豆，啱啱「过身」几个月，而家我日日都要番工厂去捱，番来又要睇住呢班孩子，边度重有「闲心」去睇报纸呢？
（远处传来碗跌落声）
小孩：（远声）阿妈，阿生倒泻汤。
女：（大声）衰仔，倒泻晒地汤，要钱买嘢衰仔！今日罚你吃白饭。
嫻：（心有不忍）打扰您，真不好意思，太太我们走了，再见！
女：再见！
（二人步声下，关门声）
（车辆声衬底）
忠：少嫻，这是不是比在学校死啃书本来得更有意义咁？
嫻：唔！不过满肚子里都是火。
（音乐过场）
（上梯级声，边行边说）
嫻：（带点兴奋）林忠，今天虽然气是受够了，可是却能够真正了解到社会的一面。
忠：哈！哈！今天只是我们工作的开始，以后还有更多有趣又古怪的事情会被我们碰上的。
嫻：几点？
忠：九点半。
嫻：这是今天访问的最后一间吗？
忠：是的。「一八三F」，到了。
下午我们来，他们都不在家，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人？
（敲门声）
（开门声）
男：你们是——
忠：先生，我们代表「天天日报」来访问的。
男：哦！请进来罢！
（步声）
嫻：请问您平常订阅些什么报纸呢？
男：（坦率地）哦！早期我是「天天日报」的忠诚读者。
嫻：那好极了！你可以告诉我对这份报纸的一些意见吗？
男：（笑一笑）可是现在我不再看它了。

忠：为什么呢？
男：理由很简单，我觉得它的新闻报导太慢，别家刊载了，隔天它才发表。
忠：不过最近它的「阵容」增加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不少，新闻的报导也好快啊！
男：（理直气壮）还有一点我不得不提出：就是太过商业化，立场又不稳，好像被人拉着它走似的。
嫻：先生，您可不知道它现在正在实行大改革呢！
男：哈！是吗？
忠：先生，你愿不愿意接受免费赠阅「天天日报」一个月呢？
男：谢谢您的好意，我已经有订阅另外一份报纸了。
嫻：您好不好试试再看看它最近革新后的情形，然后再提意见，怎样？
男：谢谢您，不必了。还是让那些支持贵报的订户去提意见罢？
忠：唉！敝人代表「天天日报」谢谢您的宝贵意见，再见！
男：再见！
（二人步声下）
（音乐过场）
（总经理办公室）
（现在经理室的录音机，正在播放推销报纸的录音带）
唱：报纸是精神的粮食，报纸是精神的粮食，人人日日都须要睇报纸嘅！
女白：咁睇乜野报纸最好呢！
男白：当然是「天天日报」啦！
女白：点解啊！
男白：因为「天天日报」有好多优点：
第一：新闻报导快捷、详实；
第二：立场中正；
第三：印刷精美。
女白：睇，原来佢有咁多优点㗎，听日我就即刻订番一份「天天日报」嘞！
（按钮声，接着敲门声）
祖：谁？！
毛：毛屈气，我。
祖：进来。
（开门与关门声）

毛：总经理，早。
祖：（目中无人）唔！你负责的「广告」，还可以试一试。
毛：嘻！嘻！谢谢您，总经理。（顿一顿）总经理，刚才我接到报贩接二连三打来的电话！
祖：（毫不在意）销路增加了吗？
毛：嘻，是的。
祖：嗯，那么，你叫来的那班「鬼仔」，倒还可用一用。
毛：嘻，总经理太夸奖了。
祖：（严肃地）毛屈气，可是在这礼拜里，单是工钱和免费送报的费用，便增加了上万块！
毛：我知道！我知道！总经理（必恭必敬地）不过自动来订阅我们报纸的人数也增加了不少啊！
祖：唔！这么说，的确有点「油水」可捞了！
毛：不过现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要怎么样撤掉那批「鬼仔」？
祖：（严肃地）这当然要去动脑筋啦！
毛：我看，第一步骤的工作可以到此为止，第二步骤嘛（老奸巨滑地）嘻！嘻！嘿！嘿！（顿一顿）工作时间，另行通知。
祖：（稍为动容）好是好，不过那批「鬼仔」怎么解决？
毛：（思考地）这个……
（电话铃响）
祖：喂！哦！毛屈气，你的。
毛：（商场口吻）喂，哦！哈哈！调查工作总报告书弄好啦……太难为你囉，那你现在就可以拿到经理室来……一会见！
祖：什么人？
毛：那班「鬼仔」中的「大鬼头」——史耀财——。
祖：有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鬼仔」的「大鬼头」，来一个「鬼打鬼」！
（敲门声）
祖：谁？
史：我！
毛：进来罢，（对祖）嘻！是史总组长。
（开门及关门声）
史：总经理，早，毛主任，早。

祖：唔！

毛：哈！哈！早。

史：毛主任，这份总报告书填写好了，请你过目。

毛：（老到的打排球）唉！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是应该由总经理亲自过目。

（笑面迎人的递上报告书）

祖：（目中无人）唔！（揭纸声）（突然阴沉地）毛主任，怎么这报告书是用中文写的？！

毛：怎么？（顿一頓）对不起，总经理，我一时忘了吩咐他们！

祖：（轻微又阴沉地）哼！

（电话铃响）（提起电话听）

祖：喂！（兴奋地）甚么，那班外国佬来了。你们千万要好好招待他们到会客——不，贵宾室。我马上就来。

（放下听筒声）

祖：（又回复严肃的语气）毛主任，在我回来之前，你得把这件事弄清楚来。

毛：是的，是的。（边说边笑经理地步出经理室，开关门声，步入声）

毛：（回过头来）唉！你为什么要用中文写报告书呢！

史：（莫名其妙）我们都是华校生，调查工作完全用中文记录，报告书当然要用中文写了。

毛：这你可弄出毛病来了！回去再用英文重写过！

史：可是这是中文报馆啊！况且访问的都是华人。

毛：老实告诉你，我们的吴应祖大总经理是不懂得「方块字」的！

史：（自言自语）这真是天下奇闻，这么庞大的中文报馆，总经理居然不懂中文？

毛：哈！哈！奇怪的事还多着呢！年轻人多磨鍊，磨鍊，出来社会多「碰几碰」，就会发现更多古灵精怪的事情了。

史：毛主任，我们第一步骤的调查工作，究竟还要工作多久呢？

毛：（斩钉截铁）立刻停止。第二步骤的工作日期，另行通知（配鼓声：咚！咚！咚！）

史：（震动地）甚么？您不是亲口答应他们至少工作两个月吗？

毛：（老到的）不错。不过最近报馆的报纸销路已经增加了，很多，总经理认为不再需要花「这些「无谓」钱了！

史：（急状）可是，毛主任，我怎么向同学们交待呢？

毛：这你自己慢慢想法子好了。（假仁假义地）呃，史总组长，总经理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争取到这么多的订户，他说你确是领导有方呀！

史：（莫名其妙）呃！这都是同学们的合作精神可嘉！

毛：（温和地笑）史总组长，最近敝报的副刊，需要更多的人才来协助，听总经理的口气，倒很有意思请你帮这个忙。

史：（兴奋地，露出纯洁的真情）那太好了，谢谢你，毛主任。

毛：不过，得要看你如何处理这件事了。年轻人，「我们不幹！谁幹！」记住罢！哈！哈！

史：（呆若木鸡）毛主任，我——（音乐过场）（报馆餐室及一阵阵喧哗嘈杂声）

忠：史耀财，你身为总组长，眼白白地见我们被剥削、被利用，你为什么不为我们呐喊！

甲：史耀财总组长，我放弃了工厂的工作，以为可以有一段长时间的工作，多赚几个钱，那里知道，不到十天，便要停工了。哼！

嫻：史耀财，如果你还承认我们是同学，就应该同舟共济，为我们争取合理的待遇。

史：（有一点慌）请大家安静一下！（灵机一动）呃，同学们，缩短工作时期，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啊！

忠：这怎么说？

史：你们想想，本来要三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居然在十天內杀清，这还不是表明了我们都有干劲，有魄力吗？嘻嘻！

嫻：强词夺理。史耀财，你不要只为了你个人的「甜头」，你这种花言巧语是不能使我们信服

的。

乙：史耀财，你并非冷血动物啊！做这份工作的同学当中，有许多放弃了原来的工作来这儿幹，那里晓得，哼！哼！（此时毛步渐近）

毛：（严肃）吵吵闹闹，成何体统（假装不懂）史总组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史：毛主任，他们认为不应该停工。

毛：为什么？

林：毛屈气大主任，「为什么」这三个字，倒问得很别緻啊！

嫻：多余的（问号）？请问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已经有两个月了？

毛：（镇静地）唉！这请你们听我解释，对于你们的处境，我代表本人表示非常同情你们！

林：（光火）毛屈气先生，请你不要再出「绝招」了，我们会很透澈地了解你的。

毛：（光火）这，你们简直——这——（稍顿，语气转柔）唉！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叫我怎么帮你们呢？唉……我看，你们还是另谋高就罢！

嫻：也好！但你是不是愿意付出一个月的薪水，来作为我们的赔偿。

毛：（乾笑）哈！哈！蛤蟆虽小，气倒有一肚子。你又凭什么要我们付出一个月的薪水给你们。

忠：你在工作的第一天，说明须要两个月的工作时间，甚至明显地暗示我们放弃其他工作。可是现在——

毛：可是现在总经理认为工作的开销大，自然便要停工了。

嫻：那么，你说过的话倒不算数了。

毛：笑话！我们又没有明文规定，怎么会算数呢？嘻嘻！

嫻：（怒）史总组长，你又要出些什么「招」了。

史：（言不由衷）这是上方的意思，我也——我也没法呀！

忠：史耀财，你应该仔细想想自己

的身份呀！

甲：哼，花言巧语！

乙：强词夺理！

丙：蛇鼠一窝。

忠：（混乱声中忠高呼）这就是人吃人的社会的一面，同学们，我们迟早会碰到的，算了，走吧！

（群众激动大骂，及众步声下）

毛：（突然对忠）刚才的嘈闹声，总经理已经听到了，所以派我下来看看。

史：毛主任，总经理怎么说？

毛：他很生气！

史：（慌）这该怎么办呢？

毛：还好，现在事情总算解决了。

史：（喘一口大气、恭敬地）毛主任，那么我负责副刊的事，请问什么时候开始！

毛：很难说，现在我们一起上楼再谈罢。

（步声，敲门声）

祖：进来。

（开关门声）

祖：毛主任事情办妥了吗？

毛：办妥了。

史：总经理，早。

祖：史耀财同学，（讽刺地）你的领导方法倒有一套啊！

史：总经理，我——

祖：这也好，你要的花招，总算在这次调和的工作上，使我更了解你！嘿！嘿！

毛：（会意，搭讪）史耀财，我们总经理认为你这次的调和和工作，大大的失败。

史：是，毛主任。请问有些什么补救的法子吗？

毛：补救的法子？嗯！（故作沉吟）有的！你得到社会上去混混，自然就会得到「补救」了。

祖：史耀财，由于你经验不足（掏烟，毛助祖点火，祖吐烟悠然）副刊的工作，你暂时不必过问。

史：（急）可是，您不是答应说这次调和和工作完成，就叫我去负责副刊的工作。

毛：可是，你的调和和工作不能把他们不平的屈气化为同情的呼声啊！

史：（急）但这件事总算告一段落了。（哀求状）毛主任，请你放心，我会把副刊的工作幹得起劲，请您帮帮忙，你们都是讲信用的人。

祖：哈！哈！

毛：（接着祖也笑）哈！哈！（道貌岸然地）不错，幹我们这行的，当然要讲信用。（顿一顿）但可惜的是……嘿！嘿！嘿！你不过是一个学生。

史：（莫名其妙）甚么，学生！对学生就不需要讲信用。毛主任，这一——

毛：哈！哈！史同学，你要知道其中的「奥妙」吗？嘿！嘿！我对你说，你今晚在睡觉之前，多叠高几个枕头，多叠上几块床板，慢慢地去想罢！兄弟！

哈！哈！哈！

祖：哈！哈！哈！（二人步声下）

史：（迷糊地、自言自语）学生也是人，主任也是人，总经理也是，怎么（似乎想通了）哼，原来你们，哼！

（幻想出现）

甲：花言巧语。

乙：强词夺理。

丙：蛇鼠一窝。

史：（突然爆炸似的）是，毛屈气，吴应祖，你们都是蛇鼠一窝，花言巧语，强词夺理（喊破喉咙）。

（广告播出由小声渐大声）

唱：报纸是精神的粮食，报纸是精神的粮食，人人日日都须要睇报纸嘅！

女白：咁睇乜野报纸最好呢！

男白：当然是「天天日报」啦！

女白：点解啊！

男白：因为「天天日报」有好多优点：

第一：新闻报导快捷，详实。

第二：立场中正。

第三：印刷精美。

女白：哗！原来佢有咁多优点㗎！

听日我就即刻订番一份「天天日报」嘞！

（音乐过场）



新 生 稿 約

- (一) 本刊为综合性刊物，园地公开，欢迎下列稿件：
- (1) 一般文艺创作问题的论文、短论、作家与作品的评介、时事评析、报告文学、名著翻译等。
- (2) 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杂文、寓言等各种文艺创作。
- (3) 历史、地理、经济、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短评。
- (4) 绘画、漫画、木刻、剪纸、摄影及其他美术作品。
- (一) 来稿请用稿纸誊写清楚。
- (二) 来稿如需退回，请付上贴好邮票的信封。
- (四) 本刊对来稿得斟酌修改。如不愿修改者，请于来稿时声明。
- (五) 来稿一经发表，即赠本刊三册。
- (六) 来稿请于稿末写明姓名，发表时笔名听便，请勿一稿两投。如係本校同学，请书明院系，外稿请书明通讯处。
- (七) 来稿请寄：南洋大学中文学会「新生」编委收。
-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RY SOCIETY, NANYANG UNIVERSITY, JURONG ROAD, SINGAPORE, 22.



「新生」創刊誌慶：

再接再勵

中文系一年級女生敬賀

「新生」創刊誌慶：

萬芽齊茁

一羣話劇界的朋友敬賀

「新生」創刊誌慶：

發揚健康文化

雲南書局
雲南餐室
雲南商店
草原出版社
同賀

商 成 協 瓷



❁ 出入口商總代理疎尼瓷器 ❁

電話：二八四八一



HEAP



SENG

IMPORTERS OF ALL KINDS OF SUNDRIES.
NOVELTIES AND TOYS

4797, BEACH ROAD, SINGAPORE, 7.
TEL: 28481

❁ Cable Add: "HEAPGLASS" ❁

南洋商報



根據馬來西亞市場研究所
Survey Research Malaysia
的調查報告，一半以上的
星馬華文報讀者閱讀南洋商報。

「新生」創刊誌慶：

團結是力量

南大理學院聯合會訊賀

「新生」創刊誌慶：

有一分熱

發一分光

宰予賀

人民百貨有限公司

新加坡芽籠律及丹絨加東律

PEOPLE'S EMPORIUM LTD.

GEYLANG ROAD & TANJONG KATONG ROAD.

SINGAPORE, 14.

中國商品總匯

規模最大
佈置儒雅

貨色齊全
交通便利

價格相宜
全部冷氣

服務週到
停車方便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四由上午十時半至下午十時
星期六及星期日由上午十時至下午十時半

◆ 星期五休息 ◆

「新生」創刊誌慶：

推廣健康文娛

新加坡工藝學院中文協會賀

「新生」創刊誌慶：

熱烈握手

一羣星大同學賀

南昌公司布莊

新加坡小坡勿蘭歌谷街十一號

門市批發
一律歡迎



NAM CHEONG & CO

11, Blanco Court, Singapore, 7.
Tel: 35161

「新生」創刊誌慶

羣策羣力

美侖餐室賀

「新生」創刊誌慶

深入生活

一羣同學賀

「新生」創刊誌慶

促進文藝

曹新芳
陳亞瑛
陳雪華
吳學光
高江燕
樂娟
樂海燕
無名氏
梅兆文
江奔
同賀

亞南東

報威權

SIN CHEW JIT POH

星洲日報

廣告効力最宏

址社

號八二一律申敏羅：坡加星
五七一三七至一七一三七：話電
部行發，部告廣：坡隆吉
號九十三街丹蘇
六三一六八至四三一六八：話電
部訪採，部理經
號三十八街丹蘇
三七三八二至一七三八二：話電
•廠刷印，部行發，部輯編
號九十卡曼士蘭惹，也再靈打八
三九八四五，一三二三五：話電

「新生」創刊誌慶：

春秋之筆

張傳生
吳宏春
馮榮發
馮俊群
梁老大
蔡珍
李路思
鄭佩紹
楊瑞芳
無名氏
同賀

「新生」創刊誌慶：

發揚馬華文藝

優良傳統

一羣青年朋友敬賀

「新生」創刊誌慶：

新苗勤灌溉
生產重耕耘

一羣同學敬賀

「新生」創刊誌慶

發揚現實主義精神

南洋大學

歷史學會
地理學會
政行學會
工會會計學會
辯論學會
攝影學會
美術協會
中國書畫研究會

同賀



大眾影印服務社
MASS GRAPHIC ARTS SERVICE

No: 37, NORRIS ROAD, SINGAPORE, 8.

TEL: 23474

★承接刊物★

★中英打字

★油印影印

DEALING IN MAGAZINE

CHINESE & ENGLISH TYPEWRITING

DUPLICATING & PHOTOCOPYING